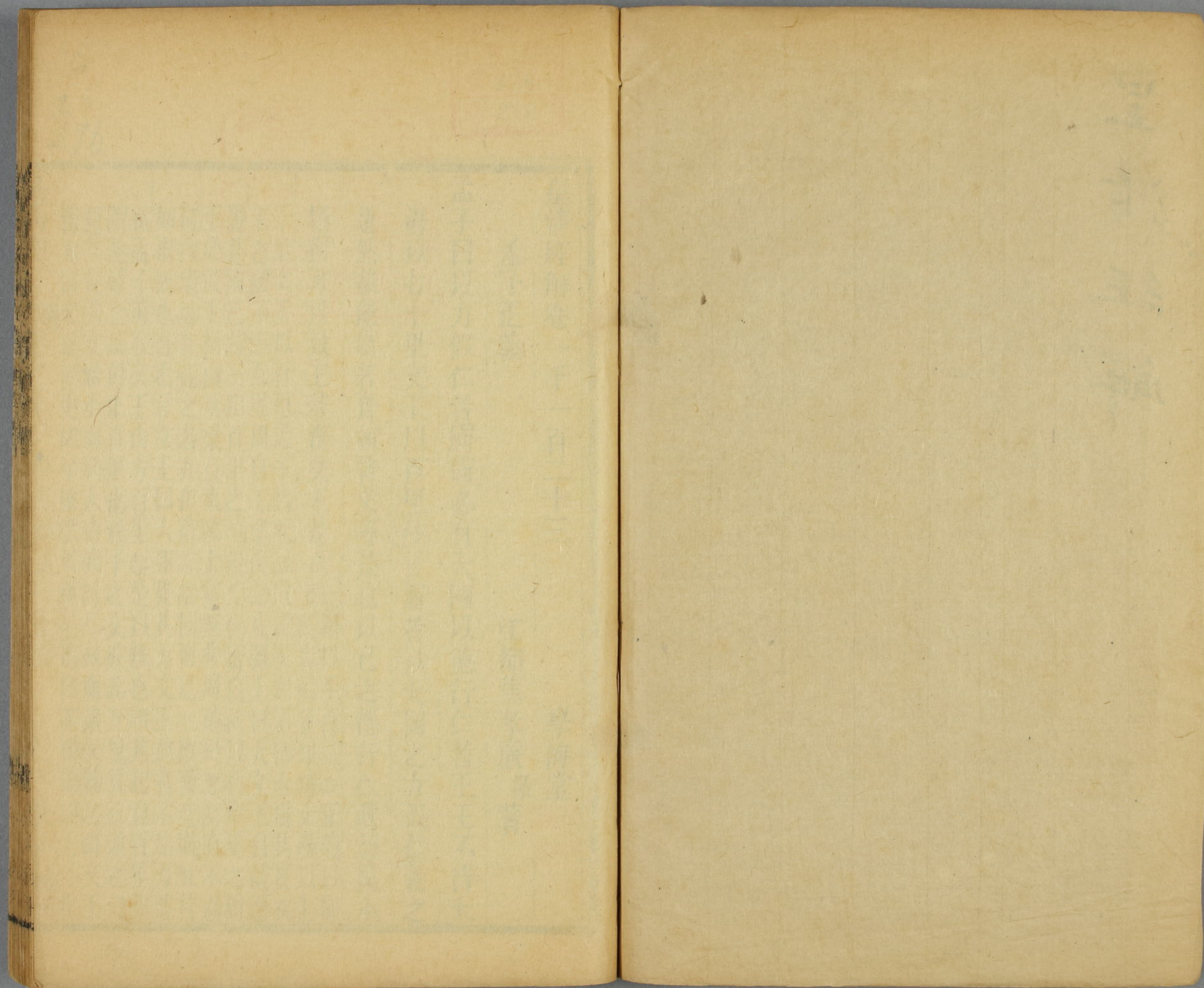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





門口 12
號 478
卷 276

18
20
276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二十三

學海堂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循著

所錢文
有收那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注言霸者以大國之力假仁義之

道然後能霸若齊桓晉文等是也以己之德行仁政於民小

國則可以致王若湯文王是也疏湯以至百里○正義曰顧

手之國不止百里孟子爲此言以證王之不待大爾其實文

王其國已跨三四百里之地伐崇伐密自河以西西舉屬之周

至於武王而西及梁益東臨上黨無非周地紂之所有不過

河內殷墟其從之者亦但東方諸國而已一舉而克商宜其

如振稿也書之言文王曰大邦畏其力文王何嘗不藉力哉

謂遷豐之後仍止百里也孟子起是以難也謂其起自百里非

見其備湯文始小而終大由能行仁政而諸侯歸之謂文王

藉力當未必然史記平原君列傳毛遂曰遂聞湯以七十里

皇清經解 卷一千一百二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庚申補刊

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地而臣諸侯荀子仲尼篇云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韓詩外傳云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兼天下一海內陸賈新語明誠篇云湯以七十里之封而升帝王之位史記三代世表後褚先生答張夫子問云堯知稷契皆賢人天之所生故封之契七十里後十餘世至湯王天下堯知后稷子孫之後王也故益封之百里其後世且千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注贍足也以己力不足而往服從於人非心服也以己德不如彼而往服從之誠心服者也如顏淵子貢等之服於仲尼心服者也疏注贍足至者也○正義曰贍古作澹呂氏春秋順民篇而有扈氏服注云服從也閩監毛三本作服就於人廣雅釋詁云就歸也非心服承以力服人則以力服人即指此非心服者而言故云以己力不足而往服從於人上但言以力未言以力不贍故下以力不贍也補明之以力服人既是以力不贍而從人則以德服人即是以德不贍而從人故云以己德不如彼而往服從之顏淵子貢於孔子無力可言其從之

惟心悅於德耳若以力服人者即上以力假仁之人則詩云與下非心服也不貫且以德行仁者豈用以服人乎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注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從四方來者無思不服武王之德此亦心服之謂也疏注詩大至謂也○正義曰詩在大雅文王有聲篇第六也章箋云自由也武王於鎬京行辟靡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是詩謂服武王之德也自訓由亦訓從東西南北謂自鎬京之四方來也無思不服猶云無不心服故鄭箋謂心無不歸服趙氏亦云此亦心服之謂

章指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心服優劣不同故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懷之疏王者任德○正義曰漢書禮樂志云義曰論語季氏篇文足天任德不任刑○遠人至懷之○正利本懷作來韓本同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注行仁政則國昌而民安得其榮樂行不仁則國破民殘

蒙其恥辱惡辱而不行仁譬猶惡濕而居卑下近水泉之地

也疏注行仁至地也○正義曰國語晉語云非以翟爲榮注

云溼謂地溼氣也卑閭監毛三本作卑卑卑卑通管子水地篇

云人皆赴高己獨赴下卑也卑也者水以爲都居注云都聚

也水聚居於下卑也荀子宥生篇云其流也卑下裾拘必循

其理注云卑讀爲卑裾與侏同方也拘讀爲鉤曲也其流必

就卑下或方或曲必循卑下之理是卑下如惡之莫如貴德

爲近水泉之處爲水漸洳不免於溼也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注諸侯如惡辱之來則當貴德

以治身尊士以敬人使賢者居位得其人能者居職任其事

也疏注使賢至事也○正義曰廣雅釋詁云在尻也說文凡

子云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

唯其人注云無則已小人處其位不如且關今賢者處位是

有其人故云得其人淮南子傲真訓云大夫國家閒暇及是

安其職高誘注云職事也居職故任其事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注及無鄰國之虞以是閒暇

之時明修其政教審其刑罰雖天下大國必來畏服疏注及

畏服○正義曰國語晉語平公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

亂兵不輟民志無厭禍敗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

何陽畢對曰今若大其柯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閒注

云閒息也閒暇謂安息此以除去樂氏內亂爲少閒則不獨

無敵國之虞國家閒暇謂不用兵戈無論外患內亂戰攻則

不得休息趙氏舉其外以概其內也國語晉語注云明著也

說文多部云修飾也廣雅釋詁云飾著也是明著修三字義

通管子宙合篇云見察之謂明淮南子本經訓云審於符著

高誘注云審明也明之義一爲修明一爲明審趙氏以政教

宜分刑罰宜審故分釋之畏之訓亦有二一爲畏懼廣雅釋

詁畏懼也是也一爲畏服曲禮畏而愛之注云詩云迨天之

刺邪君曾不如此鳥孔子善之故謂此詩知道也注詩邪至道也

○正義曰詩在今毛詩鴉篇第二章傳云迨及徹剝也桑土桑根也箋云綢繆言纏縣也趙氏注與傳箋同王肅云鴉鴉及天之未陰雨剝取彼桑根以纏縣其牖戶桑根之皮必須剝而取之故毛傳訓徹爲剝趙氏訓徹爲取廣雅釋詁云徹取也徹徹字通毛詩釋文云土音杜韓詩作杜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大雅自土沮漆漢書地理志注云齊詩作自杜荀子解蔽篇所言乘杜即相土是土杜古字通也綢繆即纏縣之轉聲廣雅釋詁云綢繆纏也謂以桑根之皮絞結束縛之成巢也爾雅釋鳥云鴉鴉鴉鴉陸璣詩疏云鴉鴉似黃雀而小是鴉鴉爲小鳥也今此下民今毛詩作今女下民詩序云鴉鴉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鴉鴉焉事見周書金縢篇趙氏則以爲刺邪君曾不如此鳥此蓋三家之說與毛異者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

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注般大也孟子傷今時之君國家適有閒暇且以大作樂怠惰敖遊不修政刑是以見侵而不能距皆自求禍者也疏注般大也○正義曰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伴大貌方言廣雅孟子注

皆云般大也亦謂般即伴○注怠惰敖遊○正義曰禮記少儀云怠則張而相之注云怠惰也毛詩小雅嘉賓式燕以敖傳云敖遊也說文出部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注詩大雅云敖出遊也敖同趙

文王之篇永長言我也長我周家之命配當善道皆內自求責故有多福也疏注詩大至福也○正義曰詩在文王篇第

同皆爾雅釋詁文廣雅釋詁云配當也箋云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祿自來亦以當釋配分於道謂之命配當善道則配當天命矣莊公二十五年公羊傳云求平陰之道也注云求責求也故自求即是自責易雜卦傳云大有衆也衆與多義同故以有釋多能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請能自責則有福也

此之謂也注殷王太甲言天之妖孽尚可違避譬若高宗雉雉宋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自己作孽者若帝乙慢

神震死是爲不可活也疏注殷王至活也○正義曰尙書太書之列故趙氏但云殷王太甲言不言逸書也周氏廣業孟子子逸文考云說文璧从虫辟聲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祲

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蠱又孽庶子也从子辟聲王篇蠱或作孽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高宗雉維者經云高宗離日越有雉維敘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史記云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雉武丁懼祖已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是其事云宋景守心者呂氏春秋制樂篇云宋景公之時災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子韋曰災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乎寧獨死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饑必死為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毋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災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災惑三徙舍舍行七星星一徙當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是夕災惑果徙三舍是其事也高宗宋景皆以德弭災故云皆可以德消去也云帝乙慢神震死者史記云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僂辱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是其事也故云是為不可活聲謂活或為道禮記緇衣引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追與孟子所引

字雖有異而大旨無殊惟追之與活義訓不同鄭康成曰追逃也

章指言國必修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己不專在天言當防患

於未亂也疏

言當防患於未亂也○正義曰易既濟象傳云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

矣注俊美才出眾者也萬人者稱傑疏

注俊美至稱傑○正義曰鶚冠子能天篇

云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史記屈原賈生傳索隱引尹文子云千人曰俊萬人曰傑春秋繁露爵國篇云故萬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者曰傑十人者曰豪淮南子泰族訓云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眾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決嫌疑廉足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

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白虎通聖人篇引禮
別名記云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
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禮記月令正義引蔡氏辨名記宣公
十五年左傳正義亦引辨名記辨名即別名也惟作倍人曰
茂倍選曰俊所說各異東漢人注書說文人部云俊材過千
人也傑執也材過萬人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孟秋孟夏兩紀
皆云才過萬人曰傑千人曰俊而注功名篇則云才過百人
曰豪千人曰桀注國策齊策又云才勝萬人曰英千人曰桀
王逸注楚辭大招云千人才曰豪萬人才曰傑注九章懷沙
篇云千人才曰俊一國高曰傑焉鄭注尚書皋陶謨云才德
過千人為俊百人為父均無定說大要皆才美出眾者之名
故典籍隨舉為稱或言俊傑或言俊父或言豪傑或言英傑
趙氏雖以萬人者稱傑而俊則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
不言千人而但云美才出眾也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
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注廛市宅也古者無征衰世
征之王制曰市廛而不稅周禮載師曰國宅無征法而不廛
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疏注市廛至
義曰王制小戴禮記篇名鄭氏注云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
稅其物載師周禮地官之職注云征稅也鄭司農云國宅城

中宅也無征無稅也元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
載師職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
肆域中空地未有宅者元謂廛里者若今云邑里居矣廛民
居之區域也里居也蓋商與民居於國中皆有廛商賈所居
之廛在市王制市廛而不稅是也此國宅不專指市中之宅
凡民之居與官吏之居皆可統稱趙氏以市宅亦在其中故
引以為證然則廛而不征謂商賈居此宅不征其稅與鄭氏
稅其舍不稅其物之說不同故云古者無征衰世征之謂古
者並此舍亦不征稅稅其舍者衰世也地官廛人凡珍異之
有滯者斂而入於膳府注云故書滯或作廛鄭司農云謂滯
貨不售者官而居之貨物沉滯於廛中不決民待其直以給
喪疾而不可售賈賤者也廛謂市中之地未有肆而可居以
蓄藏貨物者也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
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謂貨物儲藏於市中而不租稅也故
曰廛而不征其有貨物久滯於廛而不售者官以法為居取
之故曰法而不廛元謂不售而在廛久則將瘦臞腐敗為買
之人膳夫之府所以舒民事而官不失實此先鄭解說廛而
不征謂貨物藏於此而不征稅與後鄭異趙氏蓋本先鄭廛
人掌斂布帛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於泉府注云廛布
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後鄭據此故注王制以廛為稅其舍
即此貨賄諸物邸舍之稅也但明日廛而不征是不征即不
征此廛之稅賈公彥疏云周則廛有征上文廛布是也云不

征者非周法蓋趙氏以周禮非文王之法文王治岐關市不
征故不依周禮也趙氏謂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
地耳不當征其廛宅則是法而不廛乃申明上廛而所以不
征之故謂當以什一之法征其一夫百畝之地不當征其市
中之舍與先鄭所說亦不同先鄭以貨物有滯而不售以法
出之使不久滯于市廛趙氏所不用也序官廛人注云故書
廛為壇杜子春讀壇為廛說云市中空地元謂廛民居區域
之稱賈氏疏云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及載師廛里在國中
之地皆是民之所居區域又其職有廛布謂貨賄停儲邸舍
之稅卽市屋舍名之為廛不得為市中空地按杜子春仍兼
顧壇墠之義故以市中空地解之司農與之同然廛非壇墠
也星之次舍為躔廛猶躔也故後鄭以為民居區域市物邸
舍商賈貨物宜藏居舍之中不得諸於空關譏而不征則天
地趙氏不用空地之說以為市宅是也

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注言古之設關但譏禁異言
識異服耳不征稅出入者也故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周
禮大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賦司關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
征猶譏王制謂文王以前也文王治岐關譏而不征周禮有

征者謂周公以來孟子欲令復古去征使天下行旅悅之也

疏注言古至之也○正義曰王制注云譏譏異服識異言征

關境上門也譏謂呵察公家但呵察非違不稅行人之物此
夏殷法周則有門關之征但不知稅之輕重若凶年則無稅
也猶須譏禁大宰天官冢宰也司關地官職司貨賄之出入
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注云征廛者貨賄之稅與所止邸舍
也關下亦有邸客舍其出布如市之廛是周禮關市有征也
周禮相傳以為周公所作故以為周公以來也猶譏周禮作
幾古字通賈氏疏云孟子陳正法與周異閭閻耕耨而不
毛三本關市之賦作之征去征作之征並非

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注助者井田什一助

佐公家治公田不橫稅賦若履畝之類疏注助者至之類○

者公田藉而不稅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治公田美惡取於
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
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借民力則藉卽是
助履畝者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羊傳云初者何始也
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注云時宣公無恩信
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按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

稅取之左傳云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注云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按何休杜預二說不同然因民不力於公田因踐其私田而收其善畝之穀仍是什一不爲橫征若民因有懲明年加力於公田使公田之穀好於私田則仍收公田之穀不踐其私田矣惟於公田之外又收其私田之什一乃是加賦趙氏以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爲橫則當如杜說矣
願爲之氓矣注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載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孟子欲使寬獨夫去里布則人皆樂爲之民矣氓者謂其民也疏注里居至民也○正義曰載師注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布泉也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其民矣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欲令宅樹桑麻民就四業則無稅賦以勸之也元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士徒車輦給繇役鄭氏注禮記檀弓云古者謂錢爲帛布韋昭注國語周語云錢者金幣之名古曰泉後轉

曰錢是布爲錢卽爲泉也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凡民居區域闢市邸舍通謂之廛上交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之廛是市宅此廛謂民居卽周禮上地夫廛許行願受一廛之廛非市宅也布者泉也亦卽錢也非布帛之布夫布見周禮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謂閒民爲民傭力者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使之出一夫力役之泉猶後世之僱役錢也里謂里居卽孟子收其田里之里非二十五家也里布見地官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謂有宅不種桑麻或荒其地或爲臺榭游觀則使之出里布猶後世凡地皆有地稅也此皆民之常賦戰國時一切取之非傭力之閒民已有力役之征而仍使之別出夫布宅有種桑麻有嬪婦布縷之征而仍使之別出里布是額外之征借夫布里布之名而橫取者今皆除之則居廛者皆受惠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周禮閭師凡民無職者出夫布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卽此夫里之布是已注中止據載師而不及閭師載師之無職事者是游手浮泛之人夫家之征所以罰之也閭師之無職者則九職中之閒民非游手也夫布乃其常賦非罰也太宰九職一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載師之無職事者無職而並不事事也閭師之無職者無常職也而轉移執事則猶有事也故但曰無職而不曰無職事閭師疏劉氏問夫家之征與夫布其異如何鄭答云夫家之征者田稅如今租矣夫布者如今算斂在凡賦中者也按鄭氏解爾夫字不同解夫字不當用一夫百畝之稅之說夫布

者論丁出錢以爲賦猶漢口稅之法漢口率出泉概施之有
職周則惟施之閒民而已趙氏佑溫故錄云夫家之征乃夫
稅家稅二事本非經所及趙氏注廣言之也段氏玉裁說文
解字注云氓民也从民亡聲讀若盲詩氓之蚩蚩傳云氓民
也方言亦云氓民也从民亡聲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趙注氓者謂其民也按此則氓與民小別蓋自他歸往之民
則謂之氓故字从民亡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出氓字云或
作萌或作毗按作萌最古漢人多用萌字經典內萌多改氓
改毗如說文引周禮以興鋤利萌是也氓者謂其民也聞監
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謂其三字按尋謂
字則經文當本作萌翟氏灝考異云一讀以天下之民皆悅
斷句上士商旅農悉連下皆悅二字句似亦可通王氏引之
經傳釋詞云呂氏春秋音律篇注云之其也故爲之氓信能
周官載師注引作爲其民之可訓爲其其亦可訓爲之信能
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
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注今諸侯誠能行此五事四
鄰之民仰望而愛之如父母矣鄰國之君欲將其民來伐之
譬率勉人子弟使自攻其父母生民以來何能以此濟成其

所欲者也疏

注今諸至者也○正義曰說文言部云信誠也故以誠釋信仰之義爲向自卑向高自近向遠

皆望也孟子離婁篇言仰望而終身則仰之義同於望故云仰望廣雅釋詁云愛仁也仁之於父子云若父母是愛之也小爾雅廣詁云率勸也勸之義與勉同故以勉釋率爾雅釋言云濟成也故以成釋濟如此則無敵於

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注言諸

侯所行能如此者何敵之有是爲天吏天吏者天使也爲政

當爲天所使誅伐無道故謂之天吏也疏

注言諸至吏也○正義曰使從吏聲

故吏之義通於使襄公三十年左傳使走問於朝釋文云使本作吏段氏玉裁說文解字人部注云水部汙水吏也吏同使

章指言修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爲父母行今之政自己之民

不得而子是故眾夫擾擾非所常有命曰天吏明天所使也

疏

眾夫擾擾○正義曰國語晉語云范文子謂厲公曰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廣雅釋詁云擾擾亂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注言人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
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
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注先聖王推不忍害
人之心以行不忍傷民之政以是治天下易於轉丸於掌上
也疏注易於轉丸於掌上○正義曰說文丸部云所以謂人
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
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
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注乍暫也孺子未有知小子也所
以言人皆有是心凡人暫見小小孺子將人井賢愚皆有驚
駭之情情發於中非爲人也非惡有不仁之聲名故怵惕也
疏注乍暫至怵惕也○正義曰僖公三十三年公羊傳云詐
戰不日注云詐卒也廣雅釋詁云暫猝也釋言云乍暫也

乍與詐通卒與猝通乍暫卒三字轉注也說文子部云孺乳
子也劉熙釋名釋長幼云兒始能行曰孺子孺濡也言濡弱
也禮記內則云孺子蚤寢晏起注云孺子小子也始能行而
尚無知識不知井之溺人故將人井也國語周語芮良夫云
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注云怵惕恐懼也文選東京賦云猶
怵惕於一夫薛綜注云惕驚也驚即駭駭猶恐懼也趙氏
解梁惠王上篇隱其無罪爲痛說文心部云惻痛也漢書鮑
惻隱謂驚懼其入井又哀痛其入井也以隱之義已見前經
文下亦自申明之言惻隱爲仁故略之耳音義云內本亦作
納納交於孺子之父母要譽於鄉黨朋友皆爲人之事故統
之云非爲人也孔本作發於中非爲其人也無情字有其字
呂氏春秋過理篇云臣聞其聲淮南子修務訓云聲施千里
高誘注並云聲名也禮記表記云先王諡以尊名注云名者
謂聲譽也故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
以名釋聲

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注言無此四
者當若禽獸非人心耳爲人則有之矣凡人但不能演用爲
行耳疏注言此至行耳○正義曰孟子道性善謂人之性皆
善禽獸之性則不善也禽獸之性不善故無此四者

禽獸無此四者以其非人之心也若爲人之心無論賢愚則皆有之矣孟子四言非人乃極言人心必有此四者趙氏此注深得孟子之指不愧通儒三國志鍾繇傳注引先賢行狀李膺謂鍾觀曰孟子以爲人無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禮記曲禮注引孟子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孔氏正義兼引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於句首俱加人字則四稱非人竟爲指斥罵詈之辭非孟子義趙氏云人惻隱但不能演用爲行正申明人必有此心惟禽獸無之耳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注端者首也人皆有仁義禮智之首可引用之疏序端首至用之○正義曰儀禮鄉射禮注云序端東物初生之題也題亦頭也故端爲首端與端通說文端部云端有頭可由此推及全體惠氏士奇大學說云大學致知中庸致曲皆自明誠也中庸謂之曲孟子謂之端在物爲曲在心爲端致者擴而充之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仁者生遂其德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無非人道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之而與天下共遂其生仁也言仁可以賅義使親愛長養不協於正大之情則義有未盡亦即仁有未至言仁可以賅禮使無親疏上下之辨則禮失而仁亦未爲得且言義

可以賅禮言禮可以賅義先王之以禮教無非正大之情君子之精義也斷乎親疏上下不爽幾微而舉義舉禮可以賅仁又無疑也舉仁舉禮可以賅智智者知此者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蓋之以禮所以爲仁至義盡也語德之盛者全乎智仁而已矣而中庸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蓋之以勇蓋德之所以成也就人倫日用究其精微之極致曰仁曰義曰禮合三者以斷天下之事如權衡之於輕重於仁無憾於禮義不愆而道盡矣自人道遡之天道自人之德性遡之天德則氣化流行生生不息仁禮也由其生生有自然之條理觀其條理之秩然有序可以知禮矣觀於條理之截然不可亂可以知義矣在天爲氣化之生生在人爲生生之心是乃仁之爲德也在人爲氣化推行之條理在人爲其心知之通乎條理而不紊是乃智之爲德也惟條理是以生生條理苟失則生生之道絕凡仁義對文及智仁對文皆兼生生條理而言之者也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仁主於愛與忍相反故言仁政則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凡視聽言動之入於非禮者皆生於己心之忍忍則己去仁己去仁則己去禮故曰克己復禮爲仁按賈誼新書道術篇云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爲忍不忍人之心即是惻隱之心惻隱爲仁之端仁義禮智四端一貫故但舉惻隱而羞惡辭讓是非即具矣但有仁之端而義禮

智之端
即具矣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

不能者自賊者也注自謂不能為善自賊害其性使不為善

也疏人之至體也○正義曰四端之有於心猶四支之有於

言仁之端在心不言心之端在仁四德是性之所發藉心見

端然不可云心本於性觀性之得名專以生於心為言則本

可生本明矣注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注謂君不能為善

而不匡正者賊其君使陷惡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

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

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注擴廓也凡有端在於我者知皆廓而

充大之若水火之始微小廣大之則無所不至以喻人之四

端也人誠能充大之可保安四海之民誠不充大之內不足

以事父母言無仁義禮智何以事父母也疏○正義曰音義

云擴音郭字亦作曠音霍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曠滿

弩也孫子兵勢篇云勢如擴弩太平御覽引尸子云打弓擊

弩漢書吾邱壽王傳十賊擴弩顏師古注云引滿曰擴並字

異而義同孟子公孫丑篇知皆擴而充之矣趙氏注云擴廓

也方言云張小使大謂之廓義亦與擴同按說文弓部云擴

讀若郭郭即廓釋名云郭廓也廓落在城外是也趙氏本作

擴以滿弩之訓於此文不切故以廓解之即說文讀若郭之

義淮南子原道訓云廓四方高誘注云廓張也說文弓部云

引開弓也開弓與滿弩義同趙氏上注云可引用之淮南子說

此擴矣擴亦廣也下注云廣大也即謂擴而充之淮南子說

山訓云近之則鍾聲充高誘注云充大也故以大釋充擴而

充之即引而大之也說文火部云然燒也火始燒泉始通其

勢不可遏止故由微小而無所不至猶人之有四端既知擴

而充之則亦無所不至也惟無所不至故放諸四海而民皆

安保也論語里仁為美志於仁矣孔氏注毛詩秦風苟亦無

信傳皆云苟誠也毛詩小雅保艾爾後傳云保安也保四海

即安四海之民也人不能事父母即是不仁不義無禮無智

章指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己以演大四端充廣其道以上以匡

君下以榮身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

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注矢箭也函鎧也周禮曰函

人爲甲作箭之人其性非獨不仁於作鎧之人也術使之然

巫欲祝活人匠梓匠作棺欲其蚤售利在於人死也故治術

當慎脩其善者也疏注矢箭至爲甲○正義曰方言云箭自

日箭爾雅釋地云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太平御覽

引字林云箭矢竹也箭爲竹名可爲矢故矢卽名箭也閩監

毛三本作函甲也音義出鎧字則鎧是也武氏億釋甲云鎧

爲甲之通名釋名鎧猶塏堅重之言也禮記注甲鎧也廣雅

函甲介鎧也自周禮司甲注甲今之鎧也世乃有以金制鎧

之名禮記疏言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書費誓正義

古之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鎧鎧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爲

之而因以爲名儀禮既夕禮甲冑干箠疏甲鎧冑兜鎧者古

者用皮故各甲冑後代用金故各鎧兜鎧隨世爲名故也億

考之獨不謂然鄭氏注甲今之鎧者今蓋以漢制況之謂漢

名甲爲鎧詩正義云經典皆謂之甲後世乃名爲鎧箋以今

曉古此疏所指亦謂以漢制況也其實用皮用金在古並有

此制管子地數篇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

之以爲劍鎡矛戟蚩尤造兵之始者已以金作鎧鎧所由來

遠矣非自後世爲然春秋時此制益廣車馬被甲皆得用金

鄭風駟介旁傳云介甲也秦風倭駟孔羣箋云倭淺也謂

以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僖二十八年傳駟介百乘成二年

傳不介馬而馳之注介甲也是馬亦用金爲鎧定八年傳主

人焚衝注云衝戰車考淮南子覽冥訓大衝車高氏注云衝

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於敵城也是車亦

用金爲鎧昭二十五年傳季氏介其雞郕氏爲之金距呂氏

春秋察微篇注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鄭眾亦云介甲爲雞

著甲見儀禮疏按此介與金距對則小鎧亦以金爲之此又

有牲案盛者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二者詛祝所授類造
攻說禴禴之神號男巫為之招杜子春云堂贈謂逐疫也招
招福也弭讀為枚枚安也安凶禍也招枚皆有祀衍之禮祝
號掌於大祝小祝而授男巫是祝之事巫為之也逐疫祝於
未病時除疾病祝於已病時皆所以求活人也惠氏士奇禮
說云古者巫彭初作醫故有祝由之術移精變氣以治病春
官大祝小祝男巫巫女巫皆傳其術焉大祝言甸讀禱代受胥
裁小祝將事候禳求遠舉疾男巫視衍旁招弭寧疾病女巫
歲時釁浴祓除不祥故曰病者寢席醫之用針石巫之用糒
藉所救鈞也梓人匠人並見考工記皆不言作棺而宮室屬
之匠人棺槨亦宮室之類地官鄉師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
匱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注云匠師主眾匠又云匠師
主豐碑之事檀弓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注云豐碑天
子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梓前後四角樹之桓楹斲之形
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窆內之碑匠師主之則棺槨亦匠人
所為明矣故儀禮既夕記云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
注云遂匠遂人匠人也匠人主載柩窆雜記云匠人執羽葆
御柩襄公四年左傳定姒薨初季孫為已樹六檟於蒲圃東
門之外匠慶請木請木則棺為匠所作惟匠人作棺故載柩
御柩之事皆匠人主之此國之職事而士大夫之棺亦必匠
人所作故孟子為母治棺使虞敦匠事此云作棺欲其蚤售
者則主買棺者而言蓋士庶之家不能自治必市於匠人而

匠人即以棺為售閭氏若璩釋地三續云漢書刑法志引諺
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即孟子
巫匠亦然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注里居也仁最
然意

其美者也夫簡擇不處仁為不智疏注簡擇不處仁○正義

說文手部云擇東選也東部云東分別簡之也東古簡字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

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注為仁則可以長天下故曰天所

以假人尊爵也居之則安無止之者而人不能知入是仁道

者何得為智乎疏注為仁至智乎○正義曰易文言傳云元

長天下也假如漢書儒林傳假固利兵之假顏師古注云給
與也謂天以仁給與人使得長人也爾雅釋言云宅居也安

宅是安居故云居之則安禦止也莫之禦是無止之者不仁
也智屬知此言不仁是不智故云不能知入是仁道也

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注若此為人所役者也人役而恥為

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注治其事而恥其業

者惑也疏注惑也○正義曰智者不惑上云不仁是不智故云惑阮氏元校勘記云矢人而恥為矢也各本同
 孔本上有由字按音義由反手下文由如恥之莫如為
 引人由矢人義同是音義本此文上有由字
 仁注如其恥為人役而為仁仁則不為役也仁者如射射者
 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注以
 射喻人為仁不得其報當反責己仁恩之未至疏仁者至已矣○正義
 曰禮記射義云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而已矣孟子此正而後發發
 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孟子此正而後發發
 本首言術不可不慎術承上矢函巫匠則指藝術而言藝術
 人之所習也習於爭戰則糜爛其民如矢人之不仁矣所以
 習於爭戰者以欲勝人也故此以射為喻而戒其不怨勝已
 也不特諸侯之習爭戰也推之士庶人惟知利己損人則時
 以伎害為心以爭勝於人此不能勝必多方乞助於他人役
 於彼以求伸於此心日益刻氣日益卑苟始以正己繼以反
 求本無傾軋之心無事屈身之辱儒者求勝以學市
 人求勝以利朋黨阿比托一人以為庇其趨同也
 章指言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恥為人役

不若居仁治術之忌勿為矢人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注子路樂聞

其過過而能改也尙書曰禹拜謏言疏注尙書至謏言○正

解字注云咎繇謏曰禹拜昌言今文尙書作黨趙注孟子引
 尙書禹拜黨言逸周書祭公解拜手稽首黨言張平子碑黨
 言允諧劉寬碑對策嘉黨皆昌言字之假借也至於謏言亦
 見漢人文文字林謏言美言也此又因黨言而為之言傍謂
 之正俗字可盧氏文弼校逸周書祭公解云黨大舜有大焉
 謏古字通荀子非相篇博而黨正注謂直言也

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注大舜虞帝也孔子

稱曰巍巍故言大舜有大焉能舍己從人故為大也於子路

與禹同者也疏注大舜至者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

古本作虞也按當本作虞舜也淺人或刪舜或改為帝論語
 子罕篇云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又云大哉堯
 之為君也巍巍乎是孔子稱舜巍巍而巍巍之為大也云於
 子路與禹同者趙氏以善與人同之人指子路與禹謂舜之

善在舍己從人而舍己從人此舜之善與子路禹同者也經文善與人同在上注倒言之耳按周易同人象傳云同人柔得位乎中而應乎乾曰同人惟君子惟能通天下之志序卦傳云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同人者物必歸焉同即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所謂善與人同也禮記中庸云舜其大知矣乎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兩端人之兩端也執兩而用中則非執一而無權執一無權則與人異執兩用中則與人同執一者守乎己而不能舍己故欲天下人皆從乎己通天下之志者惟善之從故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意林引尸子云見人有善如己有善見人有過如己有過此虞氏之盛德也禮記大學篇引泰誓云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注云他技異端之技也若己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樂人有善則無他技無他技是不爲異端不爲異端是善與人同也舍己即子路之改過從人即禹之拜昌言聖賢之學不過舍己從人而已孟子闢楊墨自耕稼陶漁以至以其執一此章發明專已執一之非也

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注舜從耕於歷山及其陶漁皆取人之

善謀而從之故曰莫大乎與人爲善疏

注舜從至爲善正義曰史記五帝本紀

云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器皆不苦窳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此舜耕稼陶漁之事也爾雅釋詁云謀謀也書序云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中之作大禹皋陶謨稟稷今大禹稟稷篇不存唯存皋陶謨禹既拜皋陶之言帝乃命禹亦昌言又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及皋陶拜手稽首臚言廣元首叢脞之歌而帝且拜而俞之可爲舜取善謀之證乃此其爲帝時也孟子則邇言自耕稼陶漁以至於帝無非取於人者然則舍己從人之道自天子以至庶人無不當如是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與人爲善猶云善與人同上言善與人同而下申言其所以同者爲舍己從人舍己從人即是樂取于人以爲善是取人爲善即是與人同爲此善也莫大乎與人爲善此舜之舍己從人所以大也

章指言大聖之君由采善於人故曰計及下者無遺策舉及

眾者無廢功也疏

由采善於人正義曰董子春秋繁露云

曰桓寬鹽鐵論刺驕篇云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眾者無頓功周氏廣業云文選注有計及下句豈此二語皆外書之文

而趙稱之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注伯夷孤竹君之長子讓國而隱居者也塗泥炭墨也浼汚也思念也與鄉人立見其冠不正望望然慙愧之貌也去之恐其汚已也疏伯夷至已也○正義曰史記伯夷列傳云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蓋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異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此讓國而隱居之事也毛詩角弓如塗塗附傳云塗泥也說文火部云炭燒木未灰也灰死火餘

也从火又手也火既滅可以執持燭夷也夷火餘也廣雅釋詁云炭夷也然則炭為燒木已夷之名但未成死灰而已無火矣木經火燒未灰其黑能汚白故趙氏以墨釋之滕文公上篇面深墨注云墨黑也王氏鳴盛尚書後辨云炭與塗聯言是無火之黑炭非如左傳廢於爐炭之炭周氏柄中辨正云若是炭火明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醜汚也方言泥炭墨則非炭火明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醜汚也方言汜浼或曰濶濇與汙同孟子公孫丑篇若將浼焉趙岐注云浼汚也丁公著音漫莊子讓王篇云欲以辱行漫我呂氏春秋離俗覽不漫於利高誘注云漫汚也漫浼並與醜通莊子讓王篇云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絮吾行呂氏春秋誠廉篇塗作漫漢書王尊傳云塗汚宰相權辱公卿汚塗漫義相同故汚謂之漫亦謂之塗塗牆謂之漫亦謂之圻矣爾雅釋詁云念思也是思為念也禮記問喪云其送往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注云望望瞻望之貌也此云慚愧趙氏蓋讀為惘惘惘惘即罔罔文選西征賦注云惘猶罔罔失志之貌失志故慚愧也按毛詩大雅思皇多士傳云思辭也此思與鄉人立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恩當亦語辭非有義也

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注屑絜也詩云不我屑已

伯夷不絜諸侯之行故不忍就見也殷之末世諸侯多不義故不就之後乃歸西伯也疏注屑絜至伯也○正義曰絜與

廉潔分注云不污曰潔引詩者邶風谷風第三章已作以古已以通毛傳云屑潔也箋云言君子不復潔用我益不我屑以謂不以我爲潔而用我也此不屑就謂不以諸侯爲潔而就之也言不忍就見者說文心部云忍能也能即耐故廣雅釋言云忍耐也既以爲耐故不耐就之矣毛詩大雅蕩篇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蟪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尙乎由行內異於中國覃及鬼方此言商紂失道其異然惡行延及中國之外至於遠方諸侯是當時諸侯皆化于紂之不善多黨紂而爲暴亂大惡所謂詢爾仇方如虞芮未質成之先則爭田而訟此不義之小者文王所伐有犬戎密須阮祖其者邢孟莒等皆不義之國不獨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盡力不得衣食也故云殷之末世諸侯多不義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

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注柳下惠魯公族大夫也姓展名禽字

季柳下是其號也進不隱己之賢才必欲行其道也憫慙也

云善己而已惡人何能汚我也

疏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

云音義出遺佚云或作迭或作失皆音逸音義出阮窮云本亦作厄按說文兔部云逸失也人部云佚民也逸佚失三字古通此云遺佚卽遺失也下惠是賢而魯不能得之是遺失之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厄困也漢書翟義傳集注引晉灼云阮古厄字阮窮卽困窮由遺佚至於困窮也文選嵇康絕交書注引孟子阮字作厄○袒裼裸裎○正義曰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袒裼也衣部曰裼者但也古但裼字如此袒則訓衣縫今之綻裂字也今經典凡但裼字皆改爲袒裼矣衣部又云羸者但也程者但也釋訓毛傳皆曰袒裼肉袒也肉袒者肉外見無衣也引申爲徒凡曰徒曰但皆一聲之轉空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羸程徒裼袒也羸者說文羸袒也僖公二十三年左傳欲觀其裸王制羸股肱釋文羸本又作羸大戴禮天圓篇唯人爲裸句而生也史記陳丞相世家裸身而佐刺船並字異義同羸之言露也月令中與土其蟲裸鄭注云物象露見不隱藏虎豹之屬恒淺毛荀子蠶賦有物於此儼儼兮其狀楊柳注云儼儼無毛羽之貌義並與羸同程者說文程袒也孟子公孫丑篇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程之言呈也方言禪衣無袍者趙魏之間謂之程

衣義亦相近也徒與袒一聲之轉也韓非子初見秦篇云顛足徒袒韓策云秦人捐甲徒袒以趨敵袒者說文袒袒也去上衣見袒衣謂之袒或謂之袒袒玉藻裘之袒也見美也內則不有敬事不敢袒袒是也其去衣見體亦謂之袒袒鄭風太叔于田篇袒袒暴虎爾雅云袒袒肉袒是也袒與袒同毛氏奇齡經問云沈玉亮問內則云不有敬事不敢袒袒夫袒袒裸袒見於孟子此大不敬之事乃以袒袒屬敬事鄭康成注則云父黨無容謂居父之側不事容飾則袒袒與袒有何容飾經與注皆不可解曰往讀樂記云周旋袒袒禮之文也又玉藻云不文飾也不袒又云裘之袒也見美也君在則袒者盡飾也此所為袒謂袒衣袒衣使美見於外正文飾之事與孟子袒袒褻褻然不同袒袒見美本為文飾而即以之為敬君之事此正與不有敬事不敢袒袒兩相發明蓋袒袒者事君之敬不敢袒袒者事父母之情也然則何以同一袒袒而一以為褻一以為敬曰袒袒本不同有去衣之袒袒有加衣之袒袒去衣之袒袒如射禮袒袒決喪禮袒袒括髮鄭詩袒袒暴虎郊特牲肉袒割牲左傳鄭伯肉袒牽羊史記微子世家面縛肉袒俱是也此脫衣見體不必皆敬事也若加衣之袒袒則衛風衣錦綱衣裳錦綱裳謂夫人衣錦必加單衣於其上謂之袒衣但又加一衣袒而不褻則其美見焉又有袒裘如狐白加錦衣狐青加綃衣狐黃加黃衣羔裘加緇衣皆加單衣於裘上但外又加一衣袒則袒之而美見褻則掩之

而美不見檀弓所云龍裘而弔袒裘而弔是也去衣之袒袒為褻加衣之袒袒為敬明有分別矣○注柳下至我邪○正義曰春秋釋例世族譜云展氏司空無駭公子展之孫魯公族夷伯展氏祖父展禽食邑柳下隱公八年左傳云無駭卒公命以字為展氏注云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為展氏僖公十五年左傳云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隱焉注云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二十六年左傳云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注云柳下惠國語魯語云齊孝公來伐臧文仲欲以辭告問於展禽對曰獲聞之注云展禽魯大夫展無駭之後柳下惠也字季禽獲展禽之名也是為魯公族大夫也又魯語海鳥爰居篇云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注云柳下展禽之邑季字也莊子盜跖篇稱孔子與柳下季友國策齊策顏闔對齊宣王亦稱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壘五十步而樵採者則季為字也文選陶徵士誄注引鄭氏論語注云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諡曰惠淮南子說林訓柳下惠見館高誘注云柳下惠魯大夫展無駭之子名獲字禽家有大利樹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柳下邑柳下有此二說趙氏同高前說以為號也號如史記呂尚號曰太公望荀子南郭惠子居南郭因以為號是也惟各獲字季而趙氏以為名禽字季未知所本孔氏左傳正義云季是五十字禽是二十字是也隱藏也以用也不隱己之賢才謂不肯自藏晦其賢才也必以其道是必用其道即是必欲行其道也韓非子難三

云故羣公公正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鹽鐵論刺權篇云
受祿以潤賢非私其利見賢不隱食祿不專此公祿之所以
爲文魏成子之所以爲賢也潛夫論明闇篇云且凡驕臣之
好隱賢也既患其正義以繩己矣又恥居上位而明不及下
尹其職而策不出於己此隱賢謂隱蔽賢人與趙氏義異淮
南子主術訓云年衰志憊注云憊憂也漢書佞幸石顯傳憂
滿不食注云滿讀曰懣說文心部云懣懣也鬼谷子云憂者
閉塞而不泄也然則懣即憂悶凡憂悶不能泄則憤故懣又
訓憤也善己而已解我爲我惡人何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
能汚於我以惡人解袒褻裸程之人

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注

由由浩浩之貌不憚與惡人同朝並立偕俱也與之儼行於

朝何傷但不失己之正心而已耳援而止之謂三緇不暫去

也是柳下惠不以去爲潔也疏注由由由潔也○正義曰廣

與油通故以由由爲浩浩趙氏解浩然之氣爲大氣注予然
後浩然有歸志云浩然心浩浩有遠志也遠與大義同楚辭
懷沙云浩浩沅湘王逸注云浩浩廣大貌是也此由由爲浩
浩亦謂其不似伯夷之隘而寬然大而能容也乃油油本新

生之狀詳見前油然作雲而禮記玉藻云三爵而油然注
三油油悅貌散貌史記微子世家云禾黍油油索隱云油油禾
黍之苗光悅貌油油爲悅故韓詩外傳引萬章由由然不忍
去也作愉愉然不去也大戴記文王官人云喜色由然以生
由爲生亦爲喜喜悅生之象也流動生之機也水生則流物
生則悅禾黍之油油猶云木欣欣而向榮也列女傳賢明篇
云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柳下
惠曰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爲彼我爲我彼雖
裸裎安能汚我油油然與之處仕於下位其妻誅曰夫子之
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善兮屈柔從
俗不强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
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還年今遂逝兮嗚
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諡宜爲惠兮門人從之以爲諱此
與孟子相表裏兩言油油其云油油之民即謂此生生之民
與下將陷於害相貫害則將戕其生矣故憂之而救之惟憂
民救亂之心切故不憚委蛇容忍周旋補救於其間所謂進
不隱賢必行其道謂不藏此憂民救亂之才欲行此蒙恥救
民之道也推此裸裎之人即害民之人彼自害民我自救民
所爲爾爲爾我爲我也因其人害民而潔身遠去則不與之
偕因其人害民而詭隨阿附則與之偕而自失惟惠則油油
然救斯民全其生生者與此害民之人並處於朝彼焉能挽
我益我染其所爲而附之則彼能挽我以救民者補救挽

回其害則與之偕而不自失彼焉能免我哉不自失所以不能免必行其道所以三黜不去以兩油油相倒則油油即由由由即生矣趙氏不解袒裻裸裻四字而云與惡人同朝即使脫衣露體何致遂為惡人且惡人居朝亦豈脫衣露體則趙氏明本列女傳為說以此袒裻裸裻即指陷害斯民之人故以一惡字明之管子七臣七主篇云春無殺伐無割大陵裸大衍注云裸謂焚燒令蕩然俱盡周禮大司徒以虎豹為羸物列子以豹為羸羸程即裸裻也然則柳下惠所云裸裻假借脫衣赤體以喻害民者之割剝猶管子以焚燒為裸也荀子議兵篇云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注云路暴露也亶讀為袒謂上下不相覆露袒與怠慢並言亦假借之言矣故為惡人也若徒以赤體之人在側而以為焉能免我此即尋常之人亦豈見有為赤體之人免者無救民行道之心援之即止黜之不去何以為柳下惠哉後世秉國者一言未合乞骸而退以為潔身去亂不知執一已倖直之名而以軍國生民之重一任諸羣小之為莫或救止則亦豈得為潔哉故位不以去為潔而愈游下位足為以矯潔為高者示之鵠也孟子舉一伯夷以戒人之輕進舉一柳下惠以戒人之輕退豈徒然哉阮氏元校勘記云謂三黜聞監毛三本同康本孔本韓本黜作絀是音義出絀字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注伯夷

隘懼人之污來及已故無所容言其太隘狹也柳下惠輕忽時人禽獸畜之無欲彈正之心言其大不恭敬也聖人之道不取於此故曰君子不由也先言二人之行孟子乃評之疏注伯夷至評之○正義曰禮記禮器云君子以為隘矣注云隘猶狹陋也音義云隘或作阨或作阨並烏懈切文選吳都賦邦有湫阨劉逵注云阨小也湫阨即湫隘小猶狹也文選注引晉綦毋邃孟子注云隘謂疾惡大甚無所容不恭謂禽獸畜人是不敬然此不為褊隘不為不恭此解隘不恭與趙氏同而其不同趙氏者趙氏謂伯夷之不屑就為隘柳下惠之不屑去為不恭以君子不由為聖人不取由用也取亦用也然孟子以夷為聖之清惠為聖之和夷惠既是聖人則隘不恭聖人不由不得謂夷惠為隘不恭故綦毋邃易趙氏義云此不為褊隘不為不恭此字指夷之不屑就惠之不屑去謂如是為隘如是為不恭若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則伯夷柳下惠皆君子也隘與不恭君子皆不為則夷不為隘惠不為不恭也後漢書黃瓊傳李固遺瓊書云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趙氏之義固有本矣

章指言伯夷柳下惠古之大賢猶有所闕介者必偏中和為貴純聖能然君子所由堯舜是尊疏介者必偏○正義曰文選注引者作然音義云介者丁云字多作分誤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二十三終

漢軍佟佑 嘉應葉 輪舊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二十四

學海堂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 循著

孟子卷第四

公孫丑章句下凡十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注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和得民心之所和樂也環城圍之必有得天時之善處者然而城有不下是不如地利疏天時至人和○正義曰尉繚子戰威篇云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又武議篇引此二句亦斷之曰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翟氏灝考異云尉繚與孟子同時兩述斯言皆以聖人稱之荀子王霸篇亦云上不失

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斯言也孟子之前應見古別典
○三里至利也○正義曰臧氏玉林經義雜記云晉書段灼
傳云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
郭圓圍而攻之有不剋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
不深殺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
之王者非不先推恩德結固人心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
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此本孟
子今公孫丑下作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疑誤也郭爲外城猶
梓爲外棺開廣二里已不爲狹若城三里而郭七里是外城
反過倍於內城矣外城既有七里內城又當不止三里段兩
言五里之郭必非誤按戰國策齊策貂勃云三里之城五里
之郭田單又云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皆指即墨而言其城郭
之小七里五里固未可拘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左傳薛
曰天子之城方九里諸侯禮當降殺則知公七里侯伯五里
子男三里尙書大傳云古者七十里之國三里之城然則孟
子蓋謂伯子男之城也尉繚子天官篇云今有城東西攻不
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而乘之者耶不能取者
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
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此言東西
攻南北攻即所云環而攻之呂氏春秋愛士篇云晉人已環
繆公之車矣高誘注云環圍也謂周旋圍繞之也周氏柄中
辨正云周禮春官箬人九曰箬環註謂箬可致師不也孟子

環而攻之之環即周禮箬環之環環而攻之謂箬而攻之也
張氏爾岐蒿菴問話云趙注似長兵家言天時多言向背如
背孤擊虛背亭亭擊白好之類每日每時各有其宜背宜向
之方環而攻之則四面必有一處合天時之善者○注天時
至屬也○正義曰時十二辰地支也日即十日天干也太元
元數篇云五行用事者王王所生相故王廢勝王囚王所勝
死淮南子地形訓云木壯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壯木老土
生水囚金死土壯火老金生水囚火死金壯土老水生火囚
木死水壯金老木生土囚火死論衡難歲篇云立春艮王震
相巽胎離沒坤死兌囚乾廢坎休王之衝死相之衝囚王相
衝位有死囚之氣此王相之說也史記龜策列傳云日辰不
全故有孤虛集解云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
甲子旬中無戊亥戌亥即爲孤辰巳即爲虛甲戌旬中無申
酉申酉爲孤寅卯爲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爲孤子丑爲
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爲孤戌亥即爲虛甲辰旬中無寅
卯寅卯爲孤申酉爲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爲孤午未
即爲虛劉歆七畧有風后孤虛二十卷此孤虛之說也周禮
春官太史職太師抱天時與太師同車鄭司農云大出師則
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史官主知天道故國語曰吾
非瞽史焉知天道春秋傳云楚有雲如眾赤鳥夾日以飛楚
子使問諸周太史太史主天道周時術士以七政占驗爲天
道故碑竈云天道多在西北子產雖正斥之云天道遠人道

通竈焉知天道然其時則混以天時為天道至孔子贊易明
元亨利貞為天之道言天道虧盈而益謙言立天之道曰陰
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天道乃明
孟子以天道與仁義禮智並言而此五行時日之術別之為
天時而天時天道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
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注有堅強
如此而破之走者不得民心民不為守衛懿公之民曰君其
使鶴戰余焉能戰是也疏注有堅至是也○正義曰破之走
無破義阮氏元按勘記云岳本破作被淮南子精神訓云委
萬物而不利高誘注云委棄也漢書地理志千乘郡被陽注
引如淳云一作疲音罷軍之罷罷即疲國語周語注云棄廢
也禮記中庸半塗而廢注云廢猶罷止也表記申道而廢注
云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趙氏當作疲之走者通
度為被傳寫誤作破也罷而止之即棄而去之也岳本得之
引衛懿公之事見閔公二年左傳云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
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
能戰是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

下不以兵革之利注域民居民也不以封疆之界禁之使民

懷德也不依險阻之固恃仁惠也不馮兵革之威仗道德也

疏注域民居民也○正義曰荀子禮論篇云是君子之壇宇

宮廷也人有是土君子也史記禮書云是以君子之性守

有是即域是索隱云域居也言君子之行非人居亦弗居也

上言宮廷下言域故知域是居與趙氏同也閻氏若璩釋地

云漢地理志言齊初封地為兩寡人民迺勸業通商而人物

始輻奏先發端云古者有分土無分民顏師古注無分民者

謂通往來不常厥居也最是所以碩鼠之詩逝將去女論語

之書疆負而至若至七國便不然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則當

時封疆之界固以域其民矣按呂氏春秋慎人篇云胙朕不

居高誘注云居止也以法禁之使民止於此居也以德懷之

未嘗禁之而民自止於此亦居也居民不以封疆之界謂止

民不以法禁之以德懷之也居此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民則止此民止此民即有此民矣

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政

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注得道之君何嚮不

平君子之道貴不戰耳如其當戰戰則勝矣疏得道至勝矣
義云寡助之至至或作主按多助之主上言得道者多助則多助之主趙氏云得道之君即解多助之主上言得道者多助則多助之主趙主即是得道之君也有不戰不當戰也當戰則戰矣當戰則戰所以必勝

章指言民和為貴貴於天地故曰得乎上民為天子也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

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注孟子雖仕於齊處賓師

之位以道見敬或稱以病未嘗趨朝而拜也王欲見之先朝

使人往謂孟子云寡人如就見者若言就孟子之館相見也

有惡寒之病不可見風儻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因得見孟

子也不知可使寡人得相見否疏注王欲至見否○正義曰

孟子之館相見也此以若言釋如字儀禮鄉飲酒禮云如大夫八註云如讀若今之若廣雅釋言云如若也云若言者爾

雅釋詁云圖如猷謀也釋言云猷圖也猷若也然則如與若義同而如之為謀為圖為猷與若之為猷為圖同寡人如就見者也即寡人圖就見者也釋詁又云猷言也趙氏壘若言二字釋如字謂如者若也言也若之為如不必為圖猷之義必疊言字則其為猷為圖了然明白此趙氏訓釋之精也或訓如為往不及趙氏遠矣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如字亦與將同義閻氏若釋地三續云古者鷄鳴而起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以知孟子將朝王蓋鷄鳴之後辨色之前朝將之朝則日出時也愚初解如此復閱趙注云儻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視朝內仍帶有力疾不得已之意頗妙不然既惡寒大廷之上與道塗奚別焉朝將視朝上朝字當讀佳齊王以孟子昔來朝方視朝不然仍以疾罷語頗婉切按張仲景傷寒論云太陽之為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又云太陽中風當發惡寒漸惡風此云不可以風則是惡風惡風而云寒疾蓋是太陽中風寒水之經疾也趙以云寒疾不可以風故以為惡寒之疾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多云識知也故以不知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注孟子不悅王之欲解不識

使朝故稱有疾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注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丑

以爲不可

疏注東郭至日也○正義曰史記平準書東郭咸陽索隱引風俗通云東郭牙齊大夫咸陽其後

也是齊有東郭氏爲大夫家也翟氏瀨考異云韓詩外傳云孟子所重賢而已矣何必定大夫齊有東郭先生梁石君不誦身下志以求仕世之賢也孟子所弔梁石君應其人耳按東郭先生蓋住居東郭未必即東郭氏此明稱氏爲大夫家是也文選悼亡詩注引蒼頡篇云昨隔日也廣韻云昨隔一宵也昔之訓爲久爲舊爲往則通隔日以前俱謂之昔孟子辭疾僅隔一宵故云明日出弔下計隔日爲明日上計隔日爲昨日故以昔者爲昨日也莊子齊物論云今日適越而昔至也釋文引向秀注云昔者昨日之謂也與趙氏此注同阮氏元校勘記云今日弔聞監本孔本韓本同廖本毛本日作以形近之譌考文引作今以弔云

不弔注孟子言我昨日病今日愈我何爲不可以弔王使人

問疾醫來注王以孟子實病遣人將醫來且問疾也孟仲子

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

朝我不識能至否乎注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

也權辭以對如此憂病也曲禮云有負薪之憂

注孟仲至者也○正

義曰孟仲子之名兩見毛詩傳所引一維天之命傳云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一闕宮傳云孟仲子曰是祿宮也孔氏正義云孟子云齊王以孟子辭病使人問醫來孟仲子對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諸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子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曹氏之升撫餘說云孟子且不親受業於子思之門何有仲子以趙氏從昆弟之說爲信而告子篇之孟季子又當爲仲子之弟也至序錄所稱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者當別是一人按東萊讀詩記引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云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明釋文序錄既引徐整說謂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又引一說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後一說同於陸氏而仲子於孫卿中間多一根牟子皆不言孟仲子受學於子思孟子趙氏謂爲孟子從昆弟必有所出今未詳矣禮記樂記云病不得其衆也注云病憂也是憂即病也引曲禮者見禮記曲禮下篇云君使士射不使數人要於路曰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是也

請必無歸而造於朝注仲子使數人要告孟子君命宜敬當必造朝也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注孟子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而心不欲至朝因之其所知齊大夫景丑之家而宿焉且以語景子疏景丑氏○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漢書藝文志有景子三篇列儒家者流此稱景丑為景子其言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及引禮父召君召諸文頗有見於儒家大意景子似即著書之景子也孟子宿於其家蓋亦以氣誼稍合往焉○注而心不欲至朝○正義曰儀禮鄉飲酒禮賈氏疏云齊王召孟子不肯朝後不得已而朝之宿於大夫景丑氏之家此解不得已為不得已而朝是也趙氏言近於仲子之言不得已已止也不得止者不得不往朝也但身雖至朝而心不欲至朝蓋是時王未視朝或已視朝而退孟子雖造朝而未見王故宿於景丑氏而以所以辭疾之故告也考文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注景丑責孟子不敬何義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

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注曰惡者深嗟嘆云景子之責我何言乎今人皆謂王無知不足與言仁義云爾絕語之辭也人之不敬無大於是者也疏注云爾絕語之辭也○正義曰云爾分注引字書云爾詞之終也疊云爾兩字是終竟無疑之詞故為語絕也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注孟子言我每見王常陳堯舜之道以勸勉王齊人豈如我敬王者邪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注景子曰非謂不陳堯舜之道謂為臣固自當朝也今有王命而不果行果能也禮父召無諾無諾而不至也君命召輦車就收不坐待駕而夫子若

是事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乎愚竊惑焉注景子至惑焉正義曰非謂不陳堯舜之道解否非此之謂也句謂爲臣固自當朝也解固將朝也以自當二字釋將字自當將之緩聲近時通解謂將朝卽指孟子將朝王而言禮記曲禮云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王藻云父命呼唯而不諾又云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曲禮注云應辭唯恭於諸論語鄉黨篇云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集解云鄭曰急趨君命行出而車駕隨之趙氏言無諾而不至與唯而不諾義異云輦車就牧者荀子大略篇云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天子召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注云輦謂人挽車言不暇待馬至故輦輿就馬也出車就馬于牧地趙氏撮其辭音義云宜與丁音餘下是與死與言與伐與殺與之與過與皆同此宜與亦如字翟氏灝考異云書齋夜話曰宜與之與音歟古者歟字皆作與字宜與卽可乎之謂當以與字絕句不當連下文爾雅釋詁云宜與也故以事釋宜與夫禮謂夫子之事與禮所云若不相似趙氏讀與如字孫奭謂宜與如字是也丁讀宜與爲句非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宜與始也成二年左傳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孟子公孫丑篇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滕文公篇不見諸侯宜若小然又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邵夢

篇宜若無罪焉盡心篇宜若登天然齊策拔趙之務宜若奉漏簋沃焦釜宜字並與殆同義 曰豈謂是與

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

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

注孟子答景丑云我豈謂是君臣招呼之間乎謂王不禮賢

下士故道曾子之言自以不慊晉楚之君慊少也曾子豈嘗

言不義之事邪是或者自得道之一義欲以喻王猶晉楚我

猶曾子我豈輕於王乎疏注謙少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

也襄二十四年穀梁傳一穀不升謂之謙范甯注云謙不足貌韓詩外傳作謙廣釋釋天作歉孟子公孫丑篇吾何慊乎

哉趙岐注云慊少也逸周書武稱解云爵位不謙田宅不虧並字異而義同翟氏灝考異云呂氏春秋魏文志曰段干木

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吾安敢驕之與此語意相同文侯嘗受經義於子夏宜得聞曾子言也

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

通尊也孟子謂賢者長者有德有齒人君無德但有爵耳故

疏禮注賢者長者有德有齒○正義曰儀禮鄉飲酒禮注云凡鄉黨飲酒必於

民聚之時欲其見化知尚賢尊長也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也德也齒也德是尚賢齒是尊長故云賢者長者故

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

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注〕言古之大聖大賢有所興爲

之君必就大賢臣而謀事不敢召也王者師臣霸者友臣也

疏注有所興爲之君○正義曰爲作也興亦作也故以興釋爲○注王者師臣霸者友臣○正義曰荀子王制篇云臣

諸侯者王友諸侯者霸敵諸侯者亡又堯問篇引申歸之言云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引韓詩內傳云師臣者帝友臣者王臣臣者霸魯臣者亡故湯之於伊尹

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

故不勞而霸注言師臣者王桓公能師臣而管仲不勉之於

王故孟子於上章陳其義譏其烈之卑也今天下地醜德齊

莫能相尙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注醜類也

言今天下之人君土地相類德教齊等不能相絕者無他但

好臣其所教敕役使之才可驕者耳不能好臣大賢可從受

敎者疏注醜類至敎者○正義曰禮記哀公問云節醜其衣服注云醜類也是醜之義爲類戴氏震方言疏證云

方言掩醢綽綽同也江淮南楚之間曰掩宋衛之間曰綽或

也醜訓類類亦同也孟子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尙趙岐

注云醜類也以方言證之於義尤明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

子晉云齊等也總遲也故以等釋齊木類木等見木部
黃雅釋詁云敎敎語也是敎與敎義同劉熙釋名釋書契

云敕飭也使自警飭不敢廢慢也敕敕之使不敢慢是我所

使役之才也禮記內則云墮德放厥性比治云徂猶率也

謂其所敎敎於臣民者同也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

章指言人君以尊德樂義爲賢君子以守道不回爲志疏子君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

受於薛饒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注陳臻

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故謂之兼金一百鎰也古者以一鎰爲一金鎰二十兩也疏注古者至兩也正義曰國策

秦策云黃金萬溢膏誘注云萬溢萬金也二十兩爲一溢是
一溢爲一金也閩監毛三本誤作二十四兩阮氏元校勘記
云廖本考文古本孔本韓本作鑑二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
十兩也作二十兩乃與爲巨室章合

也子將有遠行行者必以饔餼辭曰餽驢子何爲不受注驢送

行者贈賄之禮也時人謂之贐疏注贐送至之贐○正義曰臧氏庸述其高祖琳經義

都賦強負責劉淵林注責禮也孟子曰將有遠行者必以責答顧藹曰責材責也諸曰馬武戈俞遠而力責下

注孟子曰有遠行者必以晝知孟子本作晝今作賸乃俗字
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晝會禮也以財貨爲會合之

禮也或假進爲之如漢高紀曰蕭何爲主吏主進是也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注戒有

戒備不虞之心也時有惡人欲害孟子孟子戒備薛君曰聞

有戒此金可鬻以作兵備故餽之我何爲不受也疏當在薛也○正

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所在之薛乃齊靖郭君田嬰封邑非春秋之薛也左傳隱十一年薛侯注云魯

嘗君列傳
晉王三年封嬰於薛
嬰卒子文代立
續漢志魯國薛縣本注云本國六國時曰徐州補生引皇覽曰青邱君家

卷一百一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庚申補刊

國策載齊將封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公孫問往見楚王曰齊削地以封嬰是以所以弱也楚王乃止後昭陽又請以數倍之地薛嬰不可時嬰以宣王庶弟相齊十數年得於薛立先王之廟至田文直稱薛公益不特大都耦國其名數亦儼同列侯故孟子過此亦受其餽也薛與滕近文公聞築薛而恐是也齊潛王將之薛假途於鄒而太史公言吾嘗過薛其俗與鄒魯殊則地近鄒魯又可知矣方孟子在宋而有遠行其欲遊梁無疑但梁宋接壤史記貨殖傳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鉅鹿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徐廣曰梁爲今陶之浚儀陶睢陽今之定陶又國策魏太子申之攻齊也過宋外黃高誘曰今陳留外黃故宋城也後徙睢陽然則自梁至齊必先過宋孟子之遊梁固宜由睢陽西達大梁否亦徑歸鄒而反折而東自薛歸鄒者有戒心故也趙岐言時有惡人欲害孟子應劭云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薛之俗故惡孟子欲害之耶抑上下無交有如孔子之厄於陳蔡者耶是皆未可知而孟子設兵戒備則非尋常剽掠明矣孟子在齊東郭公行輩皆所往還寧獨遺一田嬰是其取道於薛固因避禍而餽金以共困乏亦東道主之義也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孟子過薛薛君餽五十鎰當宣王時即孟嘗君田文也○注戒有至受也○正義曰襄公三年左傳云不虞之不戒又十三年左傳云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

戒注並云戒備也說文云戒警也從升持戈以戒不虞爲猶作也趙氏以作兵釋爲兵若於齊則未有

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注我

在齊時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財

取我欲使懷惠也安有君子而以貨財見取乎

章指言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也雖少不辭義之無處

兼金不顧疏義之無處兼金不顧○正義曰後漢書張衡傳衡作應問云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

孟軻以之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

之否乎注平陸齊下邑也大夫治邑大夫也持戟戰士也一

日三失其行伍則去之否乎去之殺之也戎昭果毅疏注平

果毅○正義曰毛詩鄘風在浚之都傳云下邑曰都下言王之爲都者平陸是都故云下邑也秦風無衣云王于興師修

我矛戟序云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宣二年左傳云靈輒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韓非子勢難篇云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千萬戰國策秦策云楚地持戟百萬是持戟爲戰士也戎昭果毅亦見宣二年左傳云戎昭果毅以聽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則戮此失伍是不聽政令故當殺戮之國語存於耳若易之則戮此失伍是不聽政令故當殺戮之國語吳語云明日徒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是失伍者當殺也閻氏若璩釋地云史記商君列傳持矛而操閭戟者旁車而趨聶政列傳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因悟孟子持戟之士亦然蓋爲大夫守衛者非指戰士伍亦非行間七國時尙武備多姦變生於不測而平陸又屬齊邊邑故雖治邑大夫亦日日陳兵自衛孟子即所見以爲喻郝京山曰伍班次也失伍不在班也去之罷去也亦指守衛者言或問平陸之爲齊邊邑者何也余曰六國表田齊世家康公貨十五年魯敗我平陸徐廣曰東平陸縣齊卽今汶上縣是又有陶平陸則梁門不開張守節云平陸唐兗州縣卽中都在大梁東界故曰平陸齊邊邑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云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竟水經注汶水又西南逕東平陸故城北應劭曰古厥國也又西南逕致密城郡國志曰須昌縣有致密城古中都也卽夫子所宰之邑則東平陸爲厥國須昌爲中都其地

相近後漢省平陸入須昌遂合而爲一耳 曰不待三注大夫日一失之則行罰不

及待三失伍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

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注轉轉尸於

溝壑也此則子之失伍也疏注轉轉至壑也○正義曰淮南

尸高誘注云轉棄也劉熙釋名釋喪制云不得埋曰棄謂棄

之於野也國語吳語云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

母將轉於溝壑註云轉入也入於溝壑亦謂無以送死與轉

尸之義同耳周書大聚解則生無乏用死無傳尸注云傳於

溝壑惠氏棟云傳尸猶轉尸也淮南子鬱而無轉高誘注云

轉讀作傳鹽鐵論通有篇云今吳越之竹隨唐之材不可勝

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盧氏文弼羣書拾補云當卽近世

以舊用之棺賣與人者按文學對云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

尸卽用周書與 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注距心大夫名曰

淮南主術同 此乃齊王之大政不肯賑窮非我所得專爲也曰今有受人

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

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注牧牧地以此喻距心不得自專何不致為臣而去乎何為立視民之死也疏

注牧牧地○正義曰周禮天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注云牧牧田在遠郊皆畜牧之地賈氏疏云載師云牧田賞田在遠郊之地鄭注云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非畜牧之地但牧六畜之地無文鄭約與家人所受田處即有六畜之地故云在遠郊也國語周語云周制有之曰國有郊牧注云國外曰郊牧放牧之地

心之罪也注距心自知以不去位為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注孔姓也為都治都也邑有先君之宗廟

曰都誦言也為王言所與孔距心語者也王知本之在己故受其罪疏注孔姓至其罪○正義曰前自稱距心是名此加能以禮讓為國呂氏春秋舉難篇言說桓公以為天下淮南子傲真訓言與造物者為人是即治都也莊二十八年左傳

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說文邑部云有先君之舊宗廟曰都閭氏若璩釋地續云都與邑雖有大小君所居民所聚有宗廟及無之別其實古多通稱如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即代于崇作邑于豐此都稱邑之明徵也趙良曰君何不歸十五都孟子曰王之為都者此邑稱都之明徵也釋地又續云向謂都與邑可通稱今不若直以曲沃證莊二十八年宗邑無主閔元年云分之都城更證以費昭十三年云誰與居邑定十二年云將墮三都是非爾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一例乎以言釋誦者亦見廣雅釋詁漢書呂后紀云勃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注引鄭展云誦言公言也說文言部云誦誦也誦誦也周禮春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誦誦言語注云倍文曰誦以聲節之曰誦發端為言答述曰語蓋誦誦言語四字分言之義別單舉之義通誦可訓誦亦可訓言矣毛詩公劉傳云直言曰言直言即公言為王誦之為王直言之與孔距心語為王述之即是倍誦之也

章指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言不尸其祿也疏人臣至祿也○正義曰論語先進篇

襄公二十六年左傳云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哀公六年左傳云義則進否則退引

詩者魏風伐檀篇文毛傳云素空也文選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云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撲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官默之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焉漢書鮑宣傳上書云以拱默尸祿為智顏師古注云尸主也不憂其職但言食祿而已又貢禹傳上書云所謂素餐尸祿沔朝之臣尸祿猶云專祿也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

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注蚺鼃齊大夫靈丘齊下邑士師治

獄官也周禮士師日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孟子

見蚺鼃辭外邑大夫請為士師知其欲近王以諫正刑罰之

不中者數月而不言故曰未可以言與以感責之也疏注蚺

之也○正義曰楊桓六書統引石經孟子作靈鼃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此石經當是蜀中所刻說文蚺字重文有三其籀文从氏从虫疑靈為靈字之譌也閻氏若璩釋地云靈邱亦屬齊邊邑趙世家敬侯二年敗齊於靈邱六國表敬侯九年魏武侯九年韓文侯九年因齊喪共伐之至靈邱又趙世家惠文王十四年樂毅將趙秦韓魏攻齊取靈邱明年燕

獨深入取臨淄加以蚺鼃去王遠無以箴王闕特辭靈邱請士師足徵為邊邑嘗不知其所在爾時趙別有靈邱以葬武靈王得名即今靈邱縣孝成王以靈邱封黃歇絳侯擊破陳孫於靈邱皆其地注史記者以此之靈邱為齊之靈邱無論齊境不得至代北而敬侯時安得國有靈邱胡三省注齊靈邱又以漢清河郡之靈縣當之抑出臆度毋寧闕疑江氏永羣經補義云蚺鼃靈邱趙岐注云齊下邑胡三省注通鑑謂即漢清河郡之靈縣今之高唐夏津皆其地疑此說是楚魏皆嘗伐齊至靈邱正是漢清河郡今之東昌府地也于欽齊乘則云今滕縣東三十里明水河之南有靈邱故城未知何據士師為刑官之屬在大司寇小司寇下是為治獄官五戒者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日憲用諸都鄙注云先後猶左右也五戒皆告語於民使不犯刑罰則士師得掌刑獄之言語但五戒下告於民推之則刑罰不中亦蚺鼃諫於王而不用可上諫於君故引以為可言之證也

致為臣而去注三諫不用致仕而去疏注三諫至而去○正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莊公二十四年公羊傳云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也何休注云諫必三者取月生三日而成魄臣道就也齊人曰所以不從得去者仕為行道道不行義不可以素餐

爲蜺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注齊人論者譏孟子

爲蜺鼃謀使之諫而去則善矣不知自諫又不去故曰我不見其自爲謀者疏注我不見其自爲謀者○正義曰呂氏春秋自知篇云知於顏色注云知猶見也蓋

調之云孟子既爲蜺鼃謀如是則亦必自爲謀特吾未見之耳公都子以告注公都子孟子弟子也以齊人語告孟子也疏注公都至子也○正義曰廣氏孟子稱公都子有學業

楚公子食邑於都後氏焉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注官守居官守職者言責獻言

之責諫爭之官也孟子言人臣居官不得守其職諫正君不見納者皆當致仕而去今我居師賓之位進退自由豈不綽

綽乎綽裕皆寬也疏注官守至寬也○正義曰漢書谷永傳永對曰臣爲大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

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遷至北地太守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果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淮南子傲真訓云大夫安其職高誘注云職事也師賓之位者禮記文王世子云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學記云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師則弗臣也注云尊師重道不使處臣位也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曰昔黃帝顓頊之道有平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人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周西伯遇太公於渭之陽載與俱歸立爲師此不臣而師之事也周禮地官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注云賓敬也敬所舉賢者能者元謂合眾而尊寵之以鄉飲酒之禮禮以賓之呂氏春秋高義篇云墨子曰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程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高誘注云賓客也萌民也莊子徐無鬼篇云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以賓寡人久矣釋文引李氏云賓客也然則凡賢能盛德之士未食君祿俱爲賓此賓之事也孟子之盛德足爲諸侯師而仕不受祿所以爲師賓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山東之國號齊強大地

勢雄於天下宣王後然有撫蒞華夷之意推徠文學游學之士以爲圖王不成猶可以霸也孟子見天下大亂民生憔悴冀王可爲湯武跋涉千里始至境問禁而入然未卽見王也過平陸與大夫孔距心善處焉齊相儲子以幣交且言於王王疑其必有異使人瞞之而孟子終守不見之義萬章陳代之徒並疑之既而王求見甚迫乃由平陸之齊屋廬子以季任故事度必一往報儲子孟子卒不往三見齊王未嘗言事適從胡齋聞易牛之事喜曰是心可以王矣他日王問桓文孟子卽語以王道王雖自言惜不能進而敬禮有加奉爲賓師班視列大夫前後進說甚多所陳必堯舜之道王稍稍厭之甚至語以境內不治顧左右而言他而孟子亦以母喪去職自齊葬魯棺槨衣衾之美殆過父喪時後竟因此爲臧所所毀事畢反于齊止于贏既免喪自范之齊見王于崇退有去志王命孟子爲卿致祿十萬辭不受祿號爲客卿蓋不欲變其初心且可爲進退地也時弟子日益進公孫丑公都子陳臻咸邱蒙盆成括高子等皆齊人來學者因材施教引而不發躍如也顧孟子志在行道以王齊而國無親臣都無良牧益大夫王驪方嬰幸用事進爵右師舉朝視其君如國人絕無以仁義與王言者王怠於政事或數日不視朝諫言不用孟子進見固罕而王之意且欲孟子舍所學而從之會燕王噲讓國子之齊伐燕勝之王謂天與不可不取于是毀其宗廟遷其重器盡有其地諸侯多謀伐齊孟子言急爲燕置

君則諸侯之師可及止也王勿聽未幾燕人畔王甚慚海有陳賈者乃從爲之辭而當時且有譌傳孟子勸齊伐燕者齊人之虛詐不情好議論如此初孟子無意仕齊有以師命不可以請然非有官守言責之得失也齊人不知漫以蜚語之義繩之而公孫丑亦以素餐爲疑不知君子居國爲功於君及子弟者甚大卽有故而去亦豈小丈夫之悻悻哉孟子知難與有爲不得已致爲臣而歸王卒不改猶欲以授室萬鍾餽金一百爲虛拘貨取之計齊人亦卒無善於畱行者及出書而終不追然後浩然有歸志此則愛君澤民之深意因非尹士所知而淳于髡名實未加之謂尤不識君子所爲矣孟子在齊最久先後凡數載時年已六十內外去齊之日計自周以來七百餘歲方孟子在齊自王子以及卿大夫皆願見顏色承風旨子鼓驪膺寵任尤以得見親比爲幸然出弔于滕朝夕進見欲一與言行事而不可得至公行之喪朝士爭趨孟子獨否卒亦不能加惡焉同寮則莊暴時子景子東郭之仲子則不之信則更有察之眾好眾惡者初至日少繼至日多初至爲大夫繼至加卿相七篇中紀齊事者凡四十六章稱宣王者十四章亦可見其久居於齊也毛詩小雅角弓綽綽有裕傳云綽綽寬也禮記表記引此詩注云綽綽寬裕貌也周易蠱六四裕父之蠱釋文引馬注云裕寬也是綽裕皆寬也閭監毛三本作豈不綽綽然舒緩有餘裕乎舒緩亦

也寬

章指言執職者劣藉道者優是以臧武仲兩行而不息段干

木偃寢而式閭

臧武仲兩行而不息○正義曰臧武仲魯大夫臧孫紇也襄公二十二年左傳云臧

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兩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

注云言御叔不任使四方此引以為執職者劣證也武仲有官守當使四方故雖遇雨不敢止息所以為劣廣雅釋言云

劣鄙也猶云食肉者鄙也○段干木偃寢而式閭○正義曰呂氏春秋尊師篇云段干木晉國之大驢也學於子夏高誘

注云駟僮人也期賢篇云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與段干木蓋賢者也吾

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

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

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

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按兵輟不敢攻之高誘注云閭里也軾伏軾也又順說篇云田贊可謂能立其

方矣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高誘注云段干木偃息以安魏田贊辯說以服荆比之偃息故曰未知淮南子修務訓

云段干木閭門不出以安秦魏所述事與呂氏春秋期賢篇同文選班固堅固通賦云木偃息以蕃魏兮左太冲魏都賦

云閒居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干乘為之軾廬諸侯為之止戈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又詠史詩云吾希段

干木偃息藩魏君趙氏云偃寢即偃息也引此以為藉道者優之證也謂段干木無官守之職故優裕而閒居偃息於隘

巷之間致魏文侯過而軾之也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

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注孟子嘗為齊卿出弔

滕君蓋齊下邑也王以治蓋之大夫王驩為輔行輔副使也

王驩齊之諂人有寵於王後為右師孟子不悅其為人雖與

同使而行未嘗與之言行事不願與之相比也疏

注孟子至滕君○正義曰告子下篇淳于髡曰夫子在三卿之中是孟子嘗為齊卿也閭氏若璩釋地云子少時習孟子疑蓋大夫王驩與兄

戴蓋祿之蓋當是二邑後讀左氏春秋傳趙衰為原大夫於時先軫亦稱原軫子趙同為原同於時先穀亦稱原穀唐孔氏云蓋分原邑而其食之僖二十五年狐溱為溫大夫文六年陽處父至自溫故成十一年劉子單子曰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亦其食一邑者因悟蓋一也以半為王朝之下邑王驪治之以半為卿族之私邑陳氏世有之按漢書地理志泰山郡有蓋本注云臨樂于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即此蓋也毛氏奇齡改錯云明稱齊卿且云位不小古侯國卿有左師右師故趙有左師觸龍宋有右師華元皆是正卿驪是右師侯國上卿多以邑冠如楚司馬沈氏以食葉名葉公晉卿趙氏以守原名原大夫不止邑宰專稱也趙岐謂右師在後總疑右師必不當與蓋大夫作同時稱耳宋向戌以左師而食采於合春秋傳名合左師則此蓋大夫即直云蓋右師何不可焉周氏柄中辨正云左傳凡大夫加邑號者皆治邑之大夫僖二十五年傳晉趙衰為原大夫二十七年傳命衰為卿則當其守原之日未為卿也楚僭號縣尹俱稱公如申公鄭公白公之類皆邑大夫惟葉公嘗為令尹司馬以老於葉故始終稱葉公此固不可為例者王驪為蓋大夫猶距心為平陸大夫也陳組綬燃犀解引徐伯聚云經文明言孟子為卿驪為大夫則公孫丑所言之卿蓋孟子也按此說是也趙氏言王以蓋邑之大夫王驪為輔行輔是副使是時孟子以卿為正使驪

以大夫副之副使原不必攝卿且卿遂可與言大夫遂不可與言乎惟是時孟子以卿為正使驪以大夫為副使凡一切使事驪宜聽命於孟子乃驪則自尊而行此丑所以問也言夫子以卿為正使位不為小何得聽其自尊而不與言故孟子所答云云趙氏於齊卿之位二句不注者正以此卿位即孟子為卿之卿不必更注而下言驪專知自善則孟子之不與言正非徒以不悅其為人而不與相此而已也出帛於滕趙氏云出帛滕君按滕定公薨孟子時居鄒非此為齊卿時也季本孟子事蹟圖譜云其與王驪使滕為文公之喪也非大國之君無使貴卿及介往弔之禮此固重文公之賢而隆其數亦孟子欲親往弔以盡存沒始終之大禮也事公孫丑雖無據可存以備參考或謂即滕定公之喪則謬矣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注丑怪孟子不與驪議行事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注既已也或有也孟子曰夫人既自謂有治行事我將復何言哉言其專知自善不知諮於人也疏注既已至義曰毛詩周南既見君子傳云既已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微子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史記宋世家作殷不有治政不

治四方洪範無有作好呂氏春秋貴公篇作無或作好高誘注云或有也小雅天保篇無不爾或承鄭箋云或之言有也此或訓有之證禮記曲禮若夫坐如尸注云言若欲爲丈夫也檀弓云夫猶賜也見我釋文云夫舊音扶皇如字謂丈夫卽伯高又云二夫人相爲服注云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昭公十年左傳云喪夫人之力注云夫人謂子尾又三十一年左傳云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注云夫人謂季孫此孟子稱王驩爲夫趙氏以夫人解之其義一也驩原爲副使而自專行事孟子若與之言謙卑則轉似爲驩所帥高亢則又似忌其攬權而爭之故爲往反千里一轍以默而不言處之既不啻彼司其職我統其成又不致以伺問之嫌陰成疑隙孟子與權臣共事所處如此若驩果以孟子爲之主事事請問而行則孟子豈拒之不言乎丑因驩自專行事疑孟子當言孟子因驩已自專行事而以爲又何言丑以孟子卿位不小於驩疑孟子當言孟子正以卿位不小於驩而不必言至驩爲詔人孟子不悅與此此丑所知之苟孟子徒以其詔人不悅與此而不言則亦狹隘者所有非大賢之學矣

章指言道不合者不相與言王驩之操與孟子殊君子處時危行言遜故不尤之但不與言至於公行之喪以禮爲解也

疏

道不至解也。正義曰道不同不相爲謀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皆論語文闕本以道不合者不相與

言誤入

注中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二十五

學海堂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注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敦匠

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木若以泰美然也疏注孟子至然也

炎武日知錄云孟子自齊葬於魯言葬而不言喪此改葬也禮改葬總事畢而除故反於齊止於嬴而充虞乃得承間而問若曰奔喪而還營葬方畢即出赴齊卿之位而門人未得發言可謂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而身且不行三年之喪何以教勝世子哉閻氏若璩釋地云京山郝氏解孟子為行三年之喪云或問孟子歸葬於魯時未幾也充虞治木言前日耳輒反於齊豈不終喪而遂復為齊卿乎按喪禮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眾賓不拜棺中之賜禮凡尊者有賜則明日往拜喪則孝子不忍遽死其親故贈襚之賜拜於葬後孟子奉母仕於齊母卒王以卿禮含襚及歸魯三月而葬反於齊拜

君賜也其止於嬴何也禮衰經不入公門大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此喪禮也故自魯越國至齊境上爲壇位成禮於嬴畢將遂反也郝氏可爲精矣少錯解止於嬴句嬴齊南邑春秋桓三年公會齊侯於嬴杜注云嬴今泰山嬴縣按嬴縣故城在萊蕪縣西北四十里北汶水之外者且哀經不入尚三百餘里安有拜君賜於三百餘里之外者且哀經不入公門未聞不入國門也爲壇位而哭乃出亡禮非喪者所用蓋孟子母歿於齊及奉喪來歸皆哀戚匆遽無暇可語惟至往齊拜賜舍於逆旅始得以一論匠事耳又曰或問子以孟子奉母仕於齊亦有徵乎余曰徵之劉向列女傳云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之云云則知母蓋同在齊自齊葬於魯則知母卽歿於齊也然則既歿而葬宜終喪於家曷爲而遽反於齊余曰此蓋終三年喪復至齊而爲卿非遽也果爾何以爲前日解余曰孟子之書有以昔與今對言昔似在所遠而亦有指昨日者昔者辭以疾是也以前日與今日對言前日似在所近而亦有指最遠者前日願見而不可得是也夫孟子久於齊而後去去齊之日上溯其未游齊之日猶目之爲前日安在僅三年者而不可目以前日耶或訝曰充虞蓄一疑於心至三年始發之與余曰此尤足見孟門弟子之好問也陳臻從於齊於宋於薛辭受之後而問屋廬子從居鄒處平陸以至見季任不見儲子之後而問其事之相距誠非止一二年而歷歷記憶反覆以究其師之用心者猶

一日也夫充虞亦猶是耳且尤可證者孝子之喪親言不文今也援古論今幾於文矣三年之喪言而不語語爲人論說也後魏孝文帝以與公卿往復追用慟絕日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然則孟子反喋喋耶故充虞問答斷自於免喪之後者爲得其實毛氏奇齡經問云孔子要經而赴季氏之饗孟子甫葬卽來齊聖賢行事有不可以憑臆斷者先仲氏嘗謂自齊葬魯則必喪在齊而葬於魯者若母喪在魯則其文當云孟子自齊奔喪於魯戰國游士多家於寄以孟母發婦孟子孤兒則出必偕出處必偕處未有拋母居魯而可獨身仕齊者故列女傳云孟子處齊有憂色孟母見之是孟母與孟子同在齊國有明據矣特以墳墓在魯不得不至魯合葬而先之魯翻無家而齊有家故記曰反於齊反者反哭之反也且本文序事原有文法其云自齊者謂葬自齊也非謂孟子自齊而還魯也若謂孟子自齊還魯則葬需三月未育甫還魯卽葬者亦未有在齊聞赴至三月而始還葬於魯者是必斂尸殯堂獻材并梓諸節行之在齊至三月而歸葬於魯故甫葬而卽反齊以亡者噫歆尙在齊也近儒閻潛邱云葬魯反齊當是終三年喪後復至齊爲卿云云吾仍以孟子本文解之其曰止嬴而充虞問者謂充虞之問在止嬴時也然則何故止嬴以反於齊也何以反齊以葬於魯也然則此止嬴接葬魯時矣若在三三年後則直以充虞問曰記作起句與陳臻問曰正等何必序自齊反齊諸來歷乎且充虞明

日嚴虞不敢請今願有請兩請相接正頂嚴字謂大敘時也
三年後不嚴久矣其所以不敢請者以三年不言故初非以
三年嚴故何必又接此句若以孝子喪親言不文三年之喪
言而不語為據則居喪不言不對之說言人人殊孝經云言
不文謂不飾語詞耳非不言也若曲禮居喪不言樂第不言
作樂之事而他事皆可言而不得告語可對人之問而不得問人
不問則他事自可言而不得告語可對人之問而不得問人
非謂言事與答問皆當絕也至間傳與喪服四制皆云斬衰
唯而不對齋衰對而不言此則又稍刻者然孟子齋衰亦尚
在對之之列雖在他事尚可對而况祇問喪而三年之閒竟
不置對並無此禮况人第知居喪不言而不知居喪則必言
喪事重大正須言說講論以求其故故既久禮云非喪事不
言謂喪事必言非喪事故不言耳蓋論議喪事古分貴賤天
子諸侯不自言喪事臣下得代言之四制所云百官備百官
具不言而事行者此天子諸侯禮也若大夫與士則必身為
論議然後得備物具禮四制所云言而後事行者此大夫士
禮也至庶人則不止言之論議之且必身執其事故曰身自
執事而後行則在大夫與士正當論議而以不對不言之例
律之是戒諫官以緘口於禮悖矣是以曲禮居喪未葬讀喪
禮既葬讀祭禮所謂讀者謂講說而討論之則孟子此時可
講祭禮而况棺槨厚薄之閒乎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
云孟子居母憂三年非喪事不言獨允虞一答為喪葬盡禮

之大者故記之自齊至止羸十一字括數年行止藏無限心
事後人誤認止為舍於逆旅遂使異說紛起可歎也夫止羸
非即至齊也止如綿詩日止日時之止留也留於此而終喪
也誠使既至於齊則言及足矣何必復言止於羸若云因充
虞敦匠事於此故繫之則後有路問之例亦不必詳其地况
往送如慕其反如疑當此時而信宿中途何為乎蓋羸去臨
淄尚遠史記正義故羸縣在兗州博城縣東北百里乃齊之
邊境近魯與鄒者也或謂孟子葬母於魯乃不即廬於魯或
徑歸鄒而必反齊止羸何也古無廬墓之說蓋葬以藏體魄
其魂氣每於居常遊息之地有餘戀焉故送形而往迎精而
反葬日必速反而虞孟子所以不廬於魯而反也遭喪去國
未嘗致為臣安得遽旋故里孟子所以不反於鄒而反於齊
也反齊矣於羸是止者孟子之自齊葬魯以孟母之生就養
於齊也列女傳載孟子處齊有憂色孟母問之對曰道不用
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死從子禮也子行乎
子禮吾行乎吾禮揆當日情事孟子之久留齊固由王足為
善實因母老待養而又不欲藉口祿仕故特不受其田里亦
不拘於職守因得優游終養以終母餘年晉書劉長盛曰子
與所以辭大夫良以色養無主故耳斯言深得其意迨葬母
而反終喪之禮又可以義起喪服小記云速葬者比反哭者
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此言本國臣民墓在四郊之外者也
孟子居師賓之位不與在朝廷諸臣一律且已奉喪越竟而

葬其去始死纔三月餘方哀之在外而居於倚聖哀親之在土而寢苦枕塊豈忍遽加冠飾遠入人國都之理於是權其所止羸爲齊地而介鄒魯之間可以展墳墓望宗廟銜恤以待喪畢因以爲五虞卒哭練祥之所此實孟子有望弗至之至情權而不失其經者也毛詩邶風王事敦我傳云敦厚也故以敦爲厚匠爲作棺事爲喪事嚴爲急急者謂不暇也趙氏讀敦匠句事嚴句孔氏廣森經學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厄言云敦治也讀如敦商之旅之敦

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注孟子言古者棺槨厚無尺寸之度中古謂周公制禮以來棺厚七寸槨薄於棺厚薄相稱相得也從天子至於庶人厚薄皆然但重累之數牆髮之飾有異非直爲人觀視之美好也厚者難腐朽然後能盡於人心所不忍也謂一世之後孝子更去辟世是爲人盡心也過是以往變化自其理也疏注中古至理也○正義曰周易繫辭傳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

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禮記檀弓云有虞氏瓦棺注云始不用薪也又云夏后氏塋周人棺槨周人牆置髮注云有虞氏上陶火熟曰塋燒土治以周於棺也或謂之士周由是也槨始於唐虞而槨始於殷人殷雖備棺槨尙無尺寸之度是古者指殷以前而周乃有尺寸是也中古指周公制禮以來也孔氏廣森經學厄言云中古尙指周公以前周公制禮則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等故喪大記曰君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夫子制於中都亦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是庶人不得棺槨同七寸矣易繫辭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大抵通言黃帝堯舜禹湯子偏主節葬之說然已云禹有桐棺三寸則木槨代瓦不始於殷而檀弓特舉殷人棺槨似殷正始定棺槨尺寸之度者也孟子多言殷法分田則取助不取徹分國則言三等不言五等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孟子學長春秋每於此見之趙氏云重累之數牆髮之飾者檀弓云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地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注云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以水牛兕牛之革以爲棺被革各厚三寸合六寸此爲一重地棺所謂梓棺也梓棺所謂屬與大棺喪大記於天子言屬六寸梓四寸上大夫屬六寸下大夫屬四寸注云大棺棺之在表者也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云云此以內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槨用地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

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棹一重也士無屬不
重也禮器云天子七月而葬再重四襲注云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
六襲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襲注云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
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二
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剪有幅亦縮二橫三此士之禮一
重者以此差之上公四重正義引皇氏云下棺之後先加於
於壙上以承抗席折猶度也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縮者三
橫者五無簀於上加抗木抗木之上加抗席三此爲一重如
是者五則爲五重然則棺有重數在棺內槨有重數在棺外
所謂重累之數也周禮天官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縫棺
飾焉衣襲柳之材注云孝子既啟見棺猶見親之身既載飾
而以前遂以葬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喪大記所云諸
侯禮也禮器曰天子八襲漢禮器制度飾棺天子龍火黼黻
皆五列又有龍襲二其戴皆加壁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喪
大記云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
加偽荒纁纁六齊五采五貝黼襲二黻襲二畫襲二皆戴圭
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
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纁二元纁二齊三采三貝黼襲二畫
襲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元披亦如之土布帷
布荒一池掄綏纁纁二緇纁二齊三采一貝畫襲二皆戴綏
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注云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
欲眾惡其親也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

士布帷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緣邊爲黼文
畫荒緣邊爲雲氣火散爲列於其中耳僞當爲帷大夫以上
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池
以竹爲之如小車苓衣以青布柳象宮室縣池於荒之瓜端
若承雷然云君大夫以銅爲魚縣於池下掄掄翟也青質五
色畫之於絞繪而垂之以爲振容象水草之動搖行則又魚
上拂池雜記云大夫不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
魚齊象車蓋綖縫合雜采爲之形如瓜分然綴貝絡其上及
旁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
披也漢禮襲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
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
而從既窆樹於壙中檀弓曰周人牆置襲是也綏當爲綏讀
如冠製之綖蓋五采羽注於襲首也此所謂牆置襲之飾也
孝子更去辟世辟世猶歿世也父死子繼曰世終己之身不
可使父母棺槨腐朽己身後以往其腐朽原不能不得不可
免但及人子之身不朽朽爲盡人心所不忍也

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
爲獨不然注悅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王制所禁
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用之禮喪事不

外求不可稱貸而為悅也禮得用之財足備之古人皆用之
我何為獨不然如是也疏不得至不然○正義曰翟氏灝
禮曰吾聞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孟子此言乃即受之於子思者得之為猶云
有其禮禮記檀弓上云不仁而不可為也注云為猶行也方
言云用行也為用皆訓行故荀子富國篇云仁人之用國注
云用為也郊特牲云以為稷牛注云為用也趙氏云禮得用
之解得之為句財足備之解有財句以用釋為以足備釋有
也大傳云其義然也注云然如是也呂氏春秋應言篇云治國
則不然高誘注云然如是也趙氏以如是釋然字與鄭氏高氏
同閻監毛三本作不然者不如是也意亦同王引之經傳釋
詞云家大人曰為猶與也管子戒篇自妾之身之不為人持
接也尹知章注云為猶與也孟子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與有
財也○注喪事不外求○正義曰隱公三年公羊傳云武氏
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注云禮
本為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制哀而已不當求求則主傷
孝子之心即趙氏不外求之說也莊公二十八年穀梁傳云
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此不外求謂糞田已足不煩稱貸益之且比化者無使土

親膚於人心獨無倣乎注倣快也棺槨敦厚比親體之變化

且無令土親肌膚於人子之心獨不快然無所恨乎疏注倣

恨乎○正義曰方言云逞曉倣苦快也自關而東或曰曉或
曰逞江淮陳楚之間曰逞宋鄭周洛韓魏之間曰苦東齊海
岱之間曰倣自關而西曰快戴氏震方言疏證云孟子於人
心獨無倣乎趙氏云倣快也義本此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
子皆云化倣也淮南子精神訓云故形有摩而神未嘗化者
以不化應化于變萬物而未有極化者復歸於無形也高
誘注云化猶死也不化者精神化者形骸死者形為灰土為
日化也說文肉部云肌肉也廣雅釋詁云膚肉也劉熙釋名
釋形體云體第也骨肉毛血表裏大小相次第也是膚即肌
肌膚即體比猶至也親近也棺槨敦厚比親體之變化
必與土近惟棺槨敦厚則肌膚先木而化故至肌膚不存而
木猶足以護之不使近於土化雖有死訓而不言死言化者
以形體變化言也成公二年左傳臧宣叔言知難而有備乃
可以逞注云逞解也亦本方言逞之訓為快亦為倣倣之訓
為快即為逞獨無倣乎猶云乃可以逞知齊楚之伺我而有
以備之則難可解免知親體之將親於土而先厚其棺槨以
護之則恨可解免倘無財不可以厚則吾聞之也君子不以
一思及泉壤之間終身大恨何日解乎

天下儉其親注我聞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人所得用之物儉約於其親言事親竭其力者也

章指言孝必盡心匪禮之踰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禮

可謂孝矣疏

論語至孝矣○正義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見爲政篇第二可謂孝矣見學而篇第一闕

監毛三本以此羣入注中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

不得受燕於子噲注沈同齊大臣自以其私情問非王命也

故曰私子噲燕王也子之燕相也孟子曰可者以子噲不以

天子之命而擅以國與子之子之亦不受天子之命而私受

國於子噲故曰其罪可伐疏

沈同至子噲○正義曰史記燕世家云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噲立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燕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

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於子之此燕王子噲讓國與其相子之之事也史記此文全本戰國策燕策明云齊宣王復用蘇代與策同也惟策云儲子謂齊宣王固而仆之破燕必矣孟子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闕氏若據孟子生卒年月考云云諸將謂齊潛王曰固而赴之破燕必矣孟子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闕氏若據孟子生卒年月考云史記與孟子不同者惟伐燕一事史記以爲得王孟子以爲宣王然就史記燕世家載噲初立有齊宣王復用蘇代之文是噲與宣王同時與孟子合而與六國表異六國表燕王噲五年乙巳讓國於子之當潛王八年七年丁未噲及子之死當潛王十年後年己酉燕立太子平是爲昭王當潛王十二年若移此五年事置於宣王八年丙戌後丁酉前以合孟子游齊之歲月則戰國策載儲子謂宣王宜仆燕而儲子正爲相者也王今章子將五都兵以伐燕而章子正與游者也王氏懋竝白田雜著孟子叙說考云通鑑據孟子以伐燕爲齊宣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三年慎觀王元年燕王噲始立又七年齊人伐燕則不可以爲宣王之事也於

是上增齊威王之十年下減湣王之十年以就伐燕之歲其增減皆未有據而又以伐燕爲宣王時燕人畔爲湣王時與孟子亦不合齊湣王初年疆於天下與秦爲東西帝其所以自治其國者亦必有異矣末年驕暴以至於敗亡此時唐元宗秦苻堅之比元宗開元之治幾於貞觀苻堅始用王猛有天下大半其初豈可不謂之賢君哉故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王由足用爲善皆語其實而湣王之好色好貨好樂好勇卒不能以自克末年之禍亦基於此後來傳孟子者乃改湣王爲宣王以爲孟子諱蓋未識此意今以宣王爲湣王則處處相合而通鑑之失亦可置而不論矣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事齊宣王始末本書甚明自史記誤以伐燕一事繫之湣王十年以致諸家聚訟通鑑割湣王十年以屬宣王似矣而錄其文不計其世根王元年逆推至武王有天下已八百有九年可云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乎古史直云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襄又事齊湣黃氏曰抄據史記伐燕有二事一爲宣王卽梁惠王篇所載一爲湣王卽公孫丑篇所載時湣王尚在故不稱諡止稱齊王皆泥史記而變亂孟子之遊歷者也史記於攻伐靡不詳記獨齊之伐燕世家年表俱絕不道一字惟燕表書君曾及相子之皆死其年當湣王十年耳然亦不言爲齊所破至燕世家本極疎略如惠侯以下皆失名又不言屬桓獻二公爲他書所無而伐燕事則擗摭國策之文云易王初立齊宣因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

使復歸又云噲旣立齊人殺蘇秦齊宣王復用蘇代夫復用蘇代者爲齊宣王則噲立秦死俱不在湣王初明矣而其下又言湣言齊何也且秦惠王十一年燕王讓其臣子之據表是年子之死是較遲二年趙世家武靈王十年齊破燕燕相韓立爲君君反爲臣據表在十二年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燕之畔齊亦不待二年矣同在一書而前後背馳若此試以國策考之燕策燕王噲旣立篇其用蘇代及儲子勸齊宣王伐燕孟軻謂齊王等語俱明指宣王與孟子悉合史乃取其文而改儲子爲諸將於宣王之王一改爲湣王以曲護年表之失一改爲齊王以影附孟子之書此其當從策而棄世家不待智者決矣又其前蘇秦死一篇載蘇代見燕王噲曰臣聞王居處不安飲食不甘思報齊有一篇載蘇代見燕王噲曰臣怒於齊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寡人所欲報也代又言齊王長主也南攻楚西攻秦又舉五千乘之勁宋云云大事記謂此說昭王之辭策誤爲噲是也然則齊王決非湣王何也湣王卽位未久其對齊貌辨自言寡人少殆不知此何得遽稱長主其所稱舉宋者據宋策康王前兩言齊攻宋又言拔宋五城卽其事也如依田完世家以湣王三十八年滅宋事當之則燕昭王已立二十六年與欲報二年更不合則知是時宣王尚在也宣王年老故稱長主也齊策曰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子噲與子之

國百姓勿戴諸侯勿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所謂三十日舉燕者非即孟子稱五旬而舉者乎策係之閔王即湣王固誤史則則桓公子噲句輒舉其詞雜入邯鄲之難南梁之難二篇繫之桓公五年又係之威王二十六年又係之宣王二十二年文雖三見終不及伐燕子噲一語大可怪也按田臣思索隱謂即田忌史謂其與鄒忌不善亡之楚宣王召而復之其說王伐燕為宣王甚明又趙策武靈王首篇云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王從之楚魏憎之今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武靈元年史表當齊宣王十八年策係於首則知破燕在其前矣魏策襄王記云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必反燕地以下楚據史儀相魏在襄十三年張儀傳魏入上郡少梁於秦又在其前數年則知敗魏伐齊之事必在相秦惠王時約其年亦宣王時也夫史之踏駁既如彼策之明白又如此伐燕之斷非湣王十年而在宣王三十年內外灼然無疑矣至謂伐燕前事即梁惠王篇所載尤非夫易王初立何至虐民而謀置君乘喪伐人豈得云拯之水火取僅十城旋因蘇秦之說歸之何云倍地且欲出令反旄倪止重器也若以稱諡與否為斷則莊暴章終篇不見宣字將亦謂之湣王邪林希元四書存疑云宣王曾以取燕問不用孟子言而致燕畔此所以慚於孟子也若湣王何慚之有不用孟子言而致燕畔此

然致辭不同耳○注沈同齊大夫○正義曰沈同無考知為齊大夫者以下云彼然而伐之則同必齊王左右之臣能主軍國大事有大臣也

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注子謂沈同也孟子設此以譬燕王之罪疏有仕於此○正

篇述此文仕作士四書辨疑云仕當作士傳寫之差也翟氏瀨考異云禮記曲禮士載言注云士或為仕周禮載師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注云士讀為仕後漢書趙壹傳昔人或思士而無從注以思士為孟軻蓋亦以士讀仕仕與士古多通用不必定傳寫差也○夫士也○正義曰夫士猶言夫人王引之經傳釋詞云夫猶此也禮記檀弓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鄭注曰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僖三十年左傳曰微夫人之力不及此成十六年曰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襄二十六年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言猶然如此之人也魯語曰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論語先進篇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孟子公孫丑篇曰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夫皆此也齊人

伐燕注沈同以孟子言可因歸勸其王伐燕或問曰勸齊伐

燕有諸注有人問孟子勸齊王伐燕有之曰未也沈同問燕
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注孟子曰我未勸王也
同問可伐乎吾曰可彼然而伐之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
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注彼如將問我曰誰可以伐之
我將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天吏天所使謂王者得天意者
也彼不復問孰可便自往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
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
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注今有殺人者問
此人可殺否將應之曰可爲士官主獄則可以殺之矣言燕
雖有罪猶當王者誅之耳譬如殺人者雖當死士師乃得殺
之耳今齊國之政猶燕政也不能相踰又非天吏也我何爲

當勸齊伐燕乎疏注問此人可殺否○正義曰問人可殺不
可殺之人指此殺人之人○注我何爲當勸齊伐燕乎○正
義曰國語晉語云非德不當難注云當猶在也謂沈同等勸
王伐燕何爲以我爲在此勸齊伐燕之事乎文選甘泉賦注
引鄭氏注云當主也意亦與任同論衡刺孟云夫或問孟子
勸王伐燕不誠是乎沈同問燕可伐與此挾私意欲自伐之
也知其意嫌於是宜曰燕雖可伐須爲天吏乃可以伐之沈
同意絕則無伐燕之計矣不知有此私意而徑應之不省其
語是不知言也孟子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之禍其極所
致之禍見彼之問則知其措辭所欲之矣按燕噲之事君臣
易位其亂極矣觀燕民簞食壺漿以迎齊師則燕民望救如
望雲霓矣例以孔子沐浴而朝則爲齊贊畫出師固孟子之
心也而不遽發者特以握權主事別自有人萬一齊師旣出
未必終其拯救之心將有如儲子之破燕必矣田臣思云天
以燕賜我者溯厥所由倡謀有在形迹已著分辨未能迨至
斯時孟子豈不知之阻之非拯亂之心詳之失進言之體第
以可應之言子噲子之當伐誠立言之當矣自是匡章將五
都之兵因北地之衆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雖湯武之舉誠未
過此所謂齊人伐燕勝之也是時宣王以齊師之出端由孟
子故質之以諸臣之議告之以天與之機孟子是時慨然陳

文王武王之事戒之以益深益熱之虞是即明告以天吏之
為與所以可伐之故使宣王是時聽而從之則以德行仁之
道於齊見之而勸齊伐燕之策孟子亦何不可當之乎乃廟
毀器遷諸侯兵動王又咨焉孟子是時固又反覆詳明陳其
利害顯告以王速出令反旄倪止重器謀于燕眾為之置君
則仍天吏之所為也乃至王終不悟而諸侯之謀定燕人立
太子平此王所以慙也而時人不知仍以勸伐之謀惟孟子
當之此孟子所以以天吏明之而以為燕伐燕也蓋沈同之
私問在未伐燕之先斯時誠無容阻而絕之既兩對宣王之
問則燕所以可伐所以須為天吏孟子非不服服言之而時
人勸齊伐燕之疑則在取燕之後方伐燕未取燕王師也拯
民水火也非燕伐燕也可勸也既取燕則水益深也火益熱
也是乃燕伐燕也不可勸也至于以燕伐燕而以勸齊疑孟
子孟子所不受矣梁惠王篇所載皆對齊王之言故與梁惠
王滕文公鄒穆公魯平公等相次公孫丑篇所載皆對齊臣
之言故與景丑氏孔距心軋鼃王謹等相次其互見之旨思
之自著孟子兩對宣王皆明燕雖可伐須為天吏之說豈必
沈同私問之時不耐而預刺刺言之乎王充淺學詎足知大
哉賢

章指言誅不義者必須聖賢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王道之正

也疏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正義曰見論語季氏篇第十六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注燕人畔不肯歸齊齊王聞孟子

與沈同言為未勸王今竟不能有燕故慙之疏注燕人至慙

宣王欲取燕孟子告以置君及燕人立公子平則燕人自立

君不肯歸附於齊矣此所謂燕人畔也畔與叛同違背之意

故以不肯歸齊為畔此皆宣王事耳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

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注陳賈齊大夫也

問王曰自視何如周公仁智乎欲為王解孟子意故曰王無

患焉王歎曰是何言言周公何可及也疏注陳賈齊大夫○正義曰國策秦策

四國為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姚賈

對曰云云高誘注云姚賈譏周公誅管蔡不仁不智者孟子

子之篇也鮑彪注云高誘妄人也此策以姚賈為陳賈初不

考其歲月賈乃與李斯同時安得見於孟子之書魏策周最

人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鮑彪注云按此姚賈與始皇所

問之人相去八十餘年高誘欲以為陳賈若此人者可也蓋

陳舜後得為姚姓而孟子與秦武魏哀時猶得相及獨以毀韓非相毀之人為此則年時相絕太遠矣按高誘嘗注孟子其以陳賈即秦臣姚賈當時必有書可證趙策又有姚賈趙使約韓魏茅舉以為趙之忠臣吳師道以為時不可考顧韓非以賈為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而不言其仕齊此陳賈為齊王說則齊臣也趙氏注孟子訓詁多與高氏同而此但云齊大夫其言慎矣

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注賈欲以此說孟子也疏注賈欲以此說

曰詩衛風氓猶可說也淮南子道應訓以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注賈問之也曰古聖人也注孟子曰周公古之聖人

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注賈問有之否乎曰然注孟子曰如是也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注賈問之

也曰不知也注孟子曰周公不知其將畔也然則聖人且有

過與注過謬也賈曰聖人且猶有謬誤疏注過謬至謬誤也云王之料天下過矣高誘注云過謬也又過聽於張儀高誘注云過誤也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

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注孟子以為周公雖知管叔不賢亦不必知其將畔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

望之親親之恩也周公於此過謬不亦宜乎疏注周公至恩也○正義曰

周書金縢云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某氏傳云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孔氏正義云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為周公之兄孔似不用孟子之說或可孔以其弟謂武王之弟與史記亦不違也乃下公將不利於孺子傳云三叔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然則孔自以周公為武王弟管叔為周公弟乃為有次上為武王弟也蓋漢時原有二說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此以管叔為周公之兄也列女傳母儀篇云太姒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白虎通姓名篇文王十子引詩傳云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此以

周公爲管叔之兄也盧氏文弼校白虎通引孫侍御云此所引詩傳疑出韓詩內傳以周公爲管叔之兄與趙岐注孟子合按白虎通誅伐篇云尙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又云誕以爾東征誅祿甫也誅弟正指管蔡不可以蔡統管若管是周公兄則宜以管統蔡云誅兄今云誅弟則管蔡皆周公弟也高誘注淮南子汜論訓云管叔周公兄也此用史記注呂氏春秋開春篇云管叔周公弟又注察微篇云管叔周公弟也蔡叔周公兄也誘亦嘗注孟子者後漢書樊豐傳儵云周公誅弟注云周公之弟管蔡二叔流言於國又張衡傳思元賦云旦獲譴於羣弟今啟金縢而乃信注云成王立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等謗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誅二叔魏志毋邱儉討司馬師表云春秋之義大義滅親故周公誅弟嵇康管蔡論云按記管蔡流言叛戾東都周公征討誅凶逆頑惡顯著流名千里且明父聖兄曾不鑒凶愚於幼穉覺無良之子弟而乃使理亂殷之弊民下云文王列而顯之發且二聖舉而任之又云三聖未爲不明則聖不佑惡而任頑凶不容於時世而管蔡無取私於父兄此論正本孟子發之而以文武周公爲管蔡之父兄與趙氏同李商隱雜記云周公去弟此皆以周公爲兄者毛氏奇齡四書勝言云予嘗以此質之仲兄及張商山亦云此事有可疑者三周公稱公而管叔以下皆稱叔一周公先封周又封魯而管叔並無畿內之封二周制立宗法以嫡弟之長者爲大宗周公

管蔡皆嫡弟而周公爲大宗稱魯宗國三趙氏所注非無據也周氏柄中辨正云趙氏以周公爲兄管叔爲弟列女傳母儀篇數太姒十子亦以管蔡爲周公弟鄧析子無厚篇云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傅子通志篇云管叔蔡叔弟也爲惡周公誅之又舉賢篇云周公誅弟而典型立漢晉諸儒固有以管叔爲周公弟者不特臺卿此注也按趙氏自有所本但孟子直言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自是以管叔爲周公之兄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父子相隱是事已露而私之也使不待言然自陳賈言之以爲不智何說之辭自孟子言之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故私其兄而不疑之此乃天理人情之至斷無疑其兄畔之理故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惟孟子爲能善道聖人天下無於兄弟而動畔之念者則無疑於兄弟畔之人也一切不仁不智皆以私心測聖人而不知聖人之公不過自遂其私而已故可以私心測聖人而不知聖人而使之可以過而過之陳賈何知焉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

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注古之所謂君子真聖人賢人君子也周公雖有此過乃誅

君子也順過飾非就爲之辭孟子言此以譏賈不能匡君而

欲以辭解之疏注乃誅至之也○正義曰尙書序云武王崩

毛詩正義引鄭氏注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爲武庚監

於殷國者也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逸周書作雒解云武王

克殷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蔡叔霍叔於殷俾

殷監臣是管蔡霍爲三監之明文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

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

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史記周本

紀云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公奉成王

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此周公誅三監之事也人誥云王

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又云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

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是

明敕庶國之事也劉氏台拱周公居東論云武庚席勝國之

餘業地方千里連大國以窺周室而管蔡以骨肉至親爲之

陰伺虛實相機舉事表裏相應動出百全然猶以周公之故

不敢遽發故以流言之謗爲反間之謀意欲先陷周公而後

逞志於成王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爲霰禍亂之萌見於此矣

而周公於此顧乃憐然而不察坦然而無疑引嫌畏罪去不

旋踵以墮於敵人之術中直至四國並起猖獗中原然後倉

皇奔命僥倖於一日之成功則周公之智何遠出管蔡下哉

論者必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豈忍料其將變哉此以施於

使監之時則至言也施之於流言之後則妄說也今有人聞

謗而不辨者是君子也無故加之以篋弑之名而妄然不問

則冥頑不靈之人而已矣况其爲反問之謀觀觀之漸豈有

安然受之而不究所從來者乎是故流言之初起也周公萬

萬不測其爲管蔡而心識其爲商人之間已則不敢以爲終身

察而得之必且始而駭中而疑終則痛哭流涕引以爲終身

之大感此天理人情之至以義推之而可知象之將殺已哉鳴

必當守不忍料之意以終身則舜何以知象之將殺已哉鳴

鵠鵠成王二公未始以爲憂而周公獨識之此爲罪人斯得

者也鳴鵠取子以喻管蔡爲武庚之所脅從恩斯勤斯鬻子

之閑斯所以未滅其倡亂之罪而不忍盡其辭親親之道也

至於閔王業之艱難懼覆亡之無日情危辭蹙幾於大聲而

疾呼自書契以來哀慟迫切未有若此詩之甚者而說者紛

紆顛倒致使周公救亂之志闇而不章豈不惜哉按三監之

建在武王時賈以爲周公使之已非其實至於東征破斧零

雨心悲公自行其所當然非謂先此誤使爲斯救敗之舉

也惟孟子不爲周公辨過而轉爲周公在過且謂其能改過

焦孝廉孟子正義

庚申補刊

特以取燕之舉過於前不能改於後假周公之事以貺齊耳
必謂誅三監作大誥為周公改過之徵尙非孟子之惜矣○
注順過飾非○正義曰荀子成相篇云拒諫飾非愚而上同

章指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以諂其上也疏聖人

也○正義曰論語子張第十九云小人之過也必文禮記王制云順非而澤荀子宥坐篇孔子論少正卯亦云順非而澤
按澤即釋謂順其非而為之解釋或云潤澤失之

孟子致為臣而歸注辭齊卿而歸其室也疏正義曰禮記王制

云七十致政注云致政還君事明堂位云七年致政於成王
注云致政以王事歸授之宣公元年公羊傳云退而致仕注
云退退身也致仕還祿位於君然則致之義為還孟子為卿
於齊是為齊之臣也致為臣是還此為臣於齊不為其臣也
還此為臣於齊即是辭齊卿也下王就見則孟子王就見孟子
子尙在齊故非歸鄉是不立朝而退歸其室也

日前日願見而不可得注謂未來仕齊也遙聞孟子之賢而
不能得見之得侍同朝甚喜注來就為卿君臣同朝得相見

故喜也疏注來就至喜也○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庵言云

則得侍同朝者謙辭言與孟子得為君臣同朝得相見故喜之也然
自言甚喜也俗讀得侍絕句者謬按說文人部云侍承也手
部云承奉也受也惟孟子來就齊王乃得承受之與之同朝
禮記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大胥侍之注云侍猶臨也或趙氏
解侍為臨謂孟子來臨今又棄寡人而歸注今致為臣棄寡
於齊故云來就為卿

人而歸也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注不知可以續今日之
後遂使寡人得相見否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注孟子對

王言不敢自請耳固心之所願也孟子意欲使王繼今當自
來謀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

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注時子齊

臣也王欲於國中央為孟子築室使養教一國君臣之子弟
與之萬鍾之祿中國者使學者遠近鈞也矜敬也式法也欲

使諸大夫國人皆敬法其道盍何不也謂時子何不爲我言之於孟子知肯就之否疏注時子至之否○正義曰薛應旂

齊有賢人時子著書見孟子新論荀子大略篇云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趙氏以中央解中國謂中於國也鈞聞監毛三本作均鈞字通論語衛靈公篇云君子矜而不爭包氏注云矜莊也呂氏春秋孝行篇云居處不莊高誘注云莊敬也以

此通之是矜爲敬也式法也見周書謚法解禮記檀弓云盍嘗問焉論語公冶長篇云盍各言爾志注皆云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注陳子孟子弟子陳臻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注孟子曰如是夫時子安能

知其不可乎時子以我爲欲富故以祿誘我我往者饗十萬鍾之祿以大道不行故去耳今更當受萬鍾是爲欲富乎距時子之言也疏注孟子至言也○正義曰以如是釋然字以安釋惡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范望注太元

務測云然猶是也常語也廣雅然應也禮記檀弓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論語陽貨篇然有是言也孟子公孫丑篇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此三然字但爲應詞而不訓爲是呂氏春秋忠廉謹聽務本遇合慎大權勳長利求人等篇高誘注皆云惡安也惡與烏焉通荀子多言案卽安也漢書多言烏卽惡也襄公二十九年公羊傳云僚焉得爲君乎釋文焉本又作惡廣雅釋詁云焉安也問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或問於余曰養弟以萬鍾齊宣亦自侈其厚矣而孟子又云會辭十萬鍾然則齊卿之祿厚至此與余應之曰此蓋孟子通計仕齊所辭之數非一歲有也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然則區一斗六升也釜六斗四升也鍾六石四斗也萬鍾則六萬四千石矣十萬鍾則六十四萬石矣此豈齊卿一歲所能有哉以孟子所云陳戴蓋祿萬鍾戴爲齊公族祿所入如倍於陳戴則仕齊當五年矣或少倍於陳戴則仕齊當十年矣年矣夫燕噲讓國君臣被戮太子復興俱孟子仕齊所見聞者則固已歷五年矣又况於崇見王喪母復歸又必有一二年故曰當不下六七年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引馮氏景少作論萬鍾云六石四斗日鍾則六萬四千石足以食其徒一萬八千餘人蓋古量甚少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六萬四千石今猶得一萬二千八百石乃歎崇儒重道之

風雖戰國不替也弟子為一國君臣之子弟使孟子教養之則讀養弟子三字為句屬上爾雅釋詁云應當也廣雅釋言云應受也毛詩周頌我應受之季孫曰異哉子叔疑注二子當受即應受也故以當釋受

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

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亦以為可就也疏注二子至

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魯有季孫氏子叔氏並見左傳二子當是其後氏而不名與公都子同例孟門從遊

者趙氏注弟子十五人樂正子公孫丑陳臻公都子充虞季孫子叔高子徐辟咸邱蒙陳代彭更萬章屋廬子桃應學於

孟子四人孟仲子告子滕更益成括見漢書古今人表者五人公孫丑萬章告子樂正子高子宋政和五年從祀孟廟視

趙注無益成括為十八人詳宋史禮志吳萊孟子弟子考序稱十九人則與趙注同張九韶羣言拾唾載孟門十七弟子

去季孫子叔滕更益成括而益以孟季子周霄經義考亦去季孫子叔而謂告子與浩生不害是二人因去告子而列浩

生不害竊謂從者數百彭更既明言之則弟子之姓名湮沒者何可勝數季孫子叔益成括等幸附見七篇倘何去取之

紛紛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

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注孟子解二子之異

意疑心曰齊王使我為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

弟故使我為卿而與我萬鍾之祿人亦誰不欲富貴乎是猶

獨於富貴之中有此私登龍斷之類也我則恥之疏注孟子

○正義曰趙氏以季孫子叔為孟子二弟子子叔疑猶論語

言門人惑也此則孟子解之之辭又使其子弟為卿子弟即

上弟子使教養其子弟使我為卿則讀為卿二字不屬上趙

氏佑溫故錄云以季孫子叔為孟子弟子不應但書氏而絕

無名稱不合一也異哉一語既不了疑字更未有言遽接以

孟子自解語與上節全不相屬不合二也就注文齊王使我

為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使我為卿云云

忽倒換使我為卿上文養弟子以萬鍾自當指孟子之弟子

忽易為齊王子弟不合三也按今通解以此皆季孫譏子叔

疑之言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以子叔疑為名莫知

其為何人惟左傳昭二十九年經叔請卒公羊穀梁俱作叔

倪釋文倪有五計五兮二音五兮頗與疑音相近意即其人

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以是推之龍斷古之爲
之說或出愛憎之口歟然趙岐熟於左傳不應忘之
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
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
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注古者市置有司但治其爭訟不
征稅也賤丈夫貪人可賤者也入市則求龍斷而登之龍斷
謂壘斷而高者也左右占望見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人皆
賤其貪故就征取其利後世緣此遂征商人孟子言我苟貪
萬鍾不恥屈道亦與此賤丈夫何異也古者謂周公以前周
禮有關市之賦也疏古之至無者○正義曰易繫辭傳云日
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交易即以前所有易所無彼此各
有所有各有所無一交易而無者皆有故各得其所虞書皋
陶謨云貿遷有無化居史記夏本紀云食少調有餘補不足
徙居是也周氏廣業逸文考云古之爲市也石經本同白

帖引作者翟氏灝考異云古之爲市者宋本宋石經者俱作
也張南軒本孟子集疏本亦俱作也文選魏都賦注引作也
阮氏元按勘記云古之爲市也石經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孔
本也作者○注古者至稅也○正義曰周禮地官有司市質
人廛人胥師賈師司疏司稽皆市官司司市以質劑結信而止
訟以質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競而去盜凡市入胥執鞭
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師
泄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泄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此
有司治爭訟也廛人掌斂布帛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
于泉府是周時有征稅不征稅是周公以前也詳見上篇音
義出龍斷云丁云案龍與隆聲相近隆高也蓋古人之言耳
如胥須之類也張云斷如字或讀如斷割之斷非也陸云龍
斷謂岡壘斷而高者如陸之釋則龍音壘又出壘字云丁云
廣雅音課開元文字音塊翟氏灝考異云列子湯問篇說愚
公移山事云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可爲陸善經說
龍斷之確証說文買字下引下文直作登壘斷三家之釋要
惟陸氏爲長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買市也久岡貝孟子
登壘斷而罔市利此引以證從岡貝之意也壘孟子作龍丁
公著讀爲隆陸善經乃讀爲壘謂岡壘斷而高者按趙注釋
爲壘斷而高者也壘座也高誘云楚人謂壘爲壘趙本蓋
作壘斷而高者也壘座也高誘云楚人謂壘爲壘趙本蓋
二字多相亂許書亦當作壘斷淺人以陸善經說改爲壘耳
皇清系角 卷三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庚申補刊

方言云占猶瞻也毛詩邶風瞻望弗及此以占釋望占望即瞻望也固說文作罔重文罔今作網毛詩王風雝離于羅傳云鳥網曰羅是罔市利為罔羅而取利也禮記檀弓云從而謝焉注云從猶就也故以就釋從

章指言君子正身行道道之不行命也不為利回創業可繼

是以君子以龍斷之人為惡戒也疏道之不行命也○正義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不為利回○正義曰昭公二十年左傳云不為利疚於回注云疾病也回邪也以利故不能去是

病身於邪又三十一左傳云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注云回正心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注晝齊西南近邑也孟子

去齊欲歸鄒至晝地而宿也齊人之知孟子者追送見之欲

為王留孟子之行疏孟子至行者○正義曰閻氏若璩孟子

慙之後蓋君臣之隙既開有不可以復合者矣故孟子決然

請去釋地又續云當日為王留行者豈有不通姓名之理為其人可略作七篇時遂從而略之○注晝齊至宿也○正義曰周密齊東野語云高郵黃彥利謂孟子去齊宿晝讀如晝

夜之晝非也史記田單傳晝邑注云齊西南近邑音

子三宿而出時人以為濡滯也毛氏奇齡經問云齊固有晝

邑然焉知無晝邑趙岐云晝齊西南近邑是明有晝邑矣且

趙岐注孟子正在齊郡其地有晝邑城在臨淄縣西南相傳

孟子出宿處故鑿然注此此真身歷其地見之真故言之確

者若晝邑在臨淄西北三十里即戰里城戰國燕破齊時將

封王蠋以萬家即此地是燕從西北至齊當是晝邑孟子從

西南至滕當是晝邑一南一北字形雖相蒙地勢無可混也

阮氏元校勘記云宿於晝各本同孔本韓本晝作晝注同按

此當是採用舊說廣韻四十九宿晝字下云又姓晝邑大夫

之後因氏焉出風俗通孟子晝字不當改為晝字按史記田

單列傳燕之初入齊聞晝邑人王蠋賢集解引劉熙云齊西

南近邑晝音獲此劉熙云云蓋即其孟子注裴駰引坐而言

以爲晝邑之注則是囑所見孟子本固作晝字邪

不應諱凡而臥注客危坐而言留孟子之言也孟子不應答

因隱倚其凡而臥也疏注客危至而臥○正義曰劉熙釋名

衣裳篇云衣者隱也說文衣部云依依也受部云雪所依據也雪即隱毛詩商頌依我磬聲傳云依倚也隱依倚三字義同故以倚釋隱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臥伏也从人臣取其伏也伏大徐作休誤臥與寢異寢於牀論語寢不尸是也臥於几孟子隱几而臥是也臥於几故曰伏統言之則不別故尸部云寢者臥也曲禮云寢毋伏則謂寢於牀者毋得俯伏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注齊敬宿素也弟子素持敬心來言夫子慢我不受我言言而遂起退欲去請絕也疏注齊敬至我言○正義曰音作齋經典通作齊毛詩召南有齊季女傳云齊敬也是齊為敬也禮記禮器云三日宿注云宿致齊也趙氏釋為素者宿素一聲之轉小爾雅廣詁云宿久也漢書霍去病傳注云宿舊也桓公元年公羊傳注云宿先誠之辭論語子路無宿諾注云宿預也後漢書呂布傳注云素舊也禮記喪大記正義引皇氏云素先也文選關中詩注引國語賈逵注云素預也是宿素二字之義本得相通素持敬心謂預持敬心亦久持敬心也周禮地官鄧長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注云聽從也受之而行之國策秦策云則王勿聽其事注云聽從也受也隱几而臥禮記樂記云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

音則不知倦是臥為倦怠心愛之故不倦心厭之故臥說文心部云慢情也情猶倦也是倦怠疏慢之也不聽是不受其言也○注言而至絕也○正義曰閻氏若據釋地又續云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為跪兩膝著地以尻著地而少安者為坐趙氏於坐而言曰危坐於坐我明語子單曰坐蓋危坐者客跪而言留孟子之言迨不聽然後變色而起孟子於是命之以安坐以聽我語此兩坐字殊不同趙氏注於勿敢見下先云言而遂起退欲去請絕也為下文坐字張本郝氏解亦云請勿復敢曰坐我明語子注孟子止客曰且坐我明告語子疏注我明告語子○正義曰周禮春官大司樂詠以相告高誘誦言語注云答述曰語呂氏春秋節喪篇云傳注云告語也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注往者魯繆公尊禮子思子思以道不行則欲去繆公常使賢人往留之說以方且聽子為政然後子思復留泄柳申詳亦賢者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二子常有賢者在繆公之側勸以復之其身

乃安也疏

注往者至復留○正義曰以往釋昔爾雅釋詁云安止也說文田部云留止也安留皆訓止故以留

釋安○注泄柳至安也○正義曰禮記雜記泄柳之母死注云泄柳魯繆公時賢人也孔氏正義云孟子云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即此泄柳也故云魯繆公時賢人檀弓無益於國也彼子柳即此泄柳也故云魯繆公時賢人檀弓云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注云申詳子張子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曰申詳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又申詳之哭言思也亦然注云說者曰言思子游之子申詳妻之昆弟故閭氏若據釋地又續云申詳子張之子子游之壻是陳之顓孫氏與吳之言氏遠為婚姻檀弓又云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注云申詳子張子祥詳古字通說文力部云勸勉也文選注云勸者進善之名周禮夏官大僕注云復謂奏事也呂氏春秋勿躬篇云管仲復於桓公高誘注云復白也勸而復之謂有賢者在繆公之側以善言勸勉而奏白之泄柳申詳乃留止于魯而不去子思之賢魯人無過之者故必聽子思之言為政乃不去二子賢不及子思不必聽二子之言必有賢如子思進言於君而君聽之二子乃留二子視子思之留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注長者老者也孟子年老故自稱長者言

者乎長者絕子乎注

長者老者也孟子年老故自稱長者言

子為我慮不如子思時賢人也不勸王使我得行道而但勸

我留留者何為哉此為子絕我乎又我絕子乎何為而愠恨

也疏

注長者至長者○正義曰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皆云眾賓之長升注皆云長其老者是長者為老者也

章指言惟賢能安賢智能知微以愚喻智道之所以乖也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

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

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注尹士齊人也干求也

澤祿也尹士與論者言之云孟子不知則為求祿濡滯猶稽

也既去近留於晝三日怪其猶久故云士於此事不悅也疏

注干求至悅也○正義曰干求也爾雅釋言文澤無祿訓風俗通窮通篇云孟子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去齊尹士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祿也此亦以祿代澤說文水部云澤光潤也干

求人君光寵以得祿位故干澤亦即干祿也阮氏元校勘記云濡滯淹久也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作猶稽也韓本作孰稽也考文古本作熟稽也考文一本作淹留按史記平準書集解引李奇云稽貯滯也貯滯猶濡滯說文稽部云稽留止也从禾从尤音聲淮南子時則訓云流而不滯高誘注云滯止也楚辭涉江篇云淹回水而凝流注云滯留也滯與稽義同滯從帶聲帶聲與旨聲同韻段氏玉裁六書音均表同列十五部孔氏廣森詩聲類六脂十二齊五十二霽同屬陰聲脂類第十二則滯稽音近故以濡滯猶稽也爾雅釋詁云佇久也國語魯語云敢告滯積以舒執事注云滯久也故又以久解之云猶久者對下孟子以三宿爲猶速也茲之義爲此故解茲爲此事悅之義爲解士則茲不悅謂士於此事不解也高子以告注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以尹士之言告解也

孟子也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注孟子曰夫尹士安能知我哉我不得已而去耳何汲汲而驅馳乎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注我自謂行

速疾矣冀王庶幾能反覆招還我矣疏

注我自至我矣○正義曰速之義爲疾即

上所云汲汲驅馳也毛詩周頌福祿來反傳云反復也說文又部云反還也支部云改更也呂氏春秋慎人篇云反瑟而弦高誘注云反更也此經文云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趙氏以冀王庶幾能反覆招還我解之以反復釋改字以招還釋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注浩

然心浩浩然有遠志也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注孟子以齊大國知其可以行善政故戀戀望王之改而反之是以安行也豈徒齊民安言君子達則兼善天下也疏

注孟子至下也○正義曰用以也爲猶行也故足用爲善是外戚李夫人傳云上所以舉舉顧念我者注云舉音力全反又讀曰戀此經云豈舍王哉趙氏解云戀戀即舉舉謂係念於王不忍舍也襄公七年左傳云吾子其少安注云安徐也後漢書崔駰傳駰作達旨云繫余馬以安行注云安行不奔

駝也三宿而後出晝故為徐行即不汲汲驅馳也達則兼善天下見下盡心篇
 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注我豈若悻急小丈夫恚怒其君而去極日力而宿懼其不遠者哉論語曰悻悻然小人哉言已志大在於濟一世之民不為小節也疏注我豈至節也○正義曰說文心部云悻忿也急說文作忼云編也
 淮南子繆稱訓云悻於不已知者注云悻急也悻急趙氏為怒字解也所以為小丈夫者緣其諫君不受則怒也因怒而小故以悻急加小丈夫上謂其因忿悻而小也怒即恚也窮之言極也音義云悻悻丁云字當作悻形頂切很也直也又胡耿切字或作悻悻然論語音鏗今論語子路篇作悻然小人哉禮記樂記石磬磬史記樂書作石磬磬集解引王肅禮記注云磬聲果勁說文石部磬古文從巫聲即磬字劉熙釋名釋樂器云磬磬也其聲磬磬然堅緻也離騷云蘇婞直以亡身兮說文女部云婞很也楚辭曰蘇婞直果勁與很直義近葢堅執不回不知通變故鄭氏注論語云悻悻小人之貌也婞婞磬聲近相通借也問監毛三本作論曰阮氏元校勘記云趙注多稱論趙氏不解是字葢以是字為語助無

所指實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是猶夫也禮記三年問今是大鳥獸荀子禮論篇作今夫宥坐篇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韓詩外傳作今是是小丈夫夫小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大夫也是訓為夫故夫亦訓為是

注尹士聞義則服

章指言大德洋洋介士察察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

者此之謂也疏大德至謂也○正義曰史記禮書云洋洋美

注云察察疾且急也論語子張第十九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漢石經識作志漢書劉歆傳讓太常博士引亦作志與此同周禮保章氏注云志古文識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

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注路道也於路中間也充虞謂孟子

去齊有恨心顏色不悅也疏注路道至悅也○正義曰路道

塗代路路亦塗也易豫卦鄭氏注云豫喜豫悅樂之貌也是不豫即不悅也說文心部云恨怨也心有怨恨則顏色不悅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
 矣注彼前聖賢之出是有時也今此時亦是其一時也五百
 年有王者興有興王道者也名世次聖之才物來能名正一
 世者生於聖人之間也七百有餘歲謂周家王迹始興大王
 文王以來考驗其時則可有也疏注彼前至有也○正義曰
 賢興王道之時聖指王者賢指名世者彼即前也謂前此聖
 賢之出是應此五百年之運而出是聖賢之出有時也此即
 今也此一時為孟子之時謂今時已是聖賢當出之時也論
 衡引此作彼一時也此一也文選答客難五等諸侯論二
 注引孟子亦云彼一時也此一也觀趙氏注則彼一時下
 當有也字近通解以彼一時為充虞所問君子不怨天不尤
 人之時時為暇豫之時則論為經常之論也此一為今孟
 子去齊之時為行藏治亂關係之時也則憂天憫人之意不
 得不形諸顏色也國語魯語云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其
 財注云命名也尹文子云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

皆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
 則言不順也各有三科一日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日
 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日况位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今
 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荀子有正名篇云聖王沒名守
 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
 亦皆亂也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貴賤
 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
 禍故知者為之分別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別同異
 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
 為有名也物來能以名正於一世則貴賤明而同異別漢書
 古今人表列九等之叙上上為聖人上中為仁人上下為智
 人此明貴賤別同異之人為智者故為次聖之才漢書楚元
 王傳贊云仲尼稱材難不其然歟自孔子後輟文之士眾矣
 惟孟軻孫况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
 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
 者焉豈近是乎命世即名世謂前聖既沒後聖未起之間有
 能通經辨物以表章聖道使世不惑者也江氏永羣經補義
 云孟子去齊在燕人畔之後蓋當周赧王三年己酉孟子言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邵子皇極經世金吉甫通鑑綱目前
 編考之周武王伐殷己卯距赧王己酉八百一十一年與孟
 子言不合蓋周初自共和庚申以前有誤衍之年其誤衍始
 於劉歆祿譜也共和庚申以前之年史遷不能紀惟魯世家

自考公以下有其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
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真公三十年真公之
十四年厲王出奔彘共和行政爲其和前年己未自考公至
真公十四年凡一百五十七年魯公伯禽史記未著卒年稱
譜謂成王元年爲命魯公之歲魯公四十六年至康王六年
而薨以四十六加一百五十七則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二
百單三年耳而稱譜累推七十六年之朔旦冬至數諸公之
年謂世家煬公卽位六十年是得史記誤本以六年爲六十
年也又謂獻公卽位五十年是又誤以三十二年爲五十年
也煬公衍五十四年獻公衍十八年共衍七十二年則自成
王元年至厲王己未有二百七十五年今經世諸書成王立
於乙酉至厲王己未二百七十五年正承劉歆之誤也前計
武王己卯至赧王己酉八百一十一年除去七十二年實得
七百三十九年正與孟子語七百有餘歲合矣否則孟子生
於周豈不知其年數乃缺去七十餘年邪按趙氏解七百有
餘歲推本太王文王以來於劉歆稱譜之年尤差矣趙氏蓋
以孟子去齊在顯王時閭氏若據孟子生卒年月考云孟子
在齊不獨不在赧王時亦不在慎靚王時當在顯王四十五
年乃趙氏謂孟子去齊後至梁既以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
梁則去齊在三十三以前於武王己卯至赧王己酉七百
三十九年又除去赧王己酉上溯顯王甲申共二千五百五
存七百一十四年加以太王文王之年仍是七百有餘歲也

周禮大司馬以待考其誅賞注云考謂考校其功呂氏春秋
察傳篇云必驗之以理高誘注云驗效也淮南子主術訓云
驗在近高誘注云驗效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

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注孟子自謂能

當各世之士時又值之而不得施此乃天自未欲平治天下

耳非我之愆我固不怨天何爲不悅豫乎疏夫天至豫哉○

溫故錄云此正申所以不豫之故上言數已過時已可而未
有王者興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我所以有不豫爲此也否
則天誠厭亂而興王者使我得如古之名世大展其堯舜君
民之素何不豫之有蓋舊解如此按趙氏之意云我固不怨
天何爲不悅豫哉乃是辨其未嘗怨天未嘗不豫謂是天不
欲平治天下非我之愆我自不必怨天而不悅也故章指言
知命者不
憂不懼

章指言聖賢興作與時消息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是故

知命者不憂不懼也疏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正義曰

左數動謹於時人也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
管子勢篇云天因人聖人因天揚氏所本也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注休地名

丑問古人之道仕不受祿邪怪孟子於齊不受其祿也疏注

地名○正義曰閭氏若璩釋地續云孟子致為臣而歸歸於

鄒也中間經過地名休者少憩焉與丑論在齊事故曰居休

故休城在今兗州府滕縣北日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

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注崇地名孟子言不受祿非古之道

也於崇吾始見齊王知其不能納善退出志欲去矣不欲即

去若為變詭見非泰甚故且宿留心欲去故不復受祿疏注

地名○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宋本作崇齊地今

作地名○注不欲至即受祿○正義曰趙氏云不欲即去若

為變詭以詭字釋變字也禮記曾子問曰有食之則變乎注

云變謂異體荀子禮論云悖詭注云悖變也詭異也呂氏春

秋孟春紀云無變天之道高誘注云變戾也文選長笛賦宸

隆詭戾注云詭戾乖違之貌又幽通賦云變化故而相詭兮

曹大家注云詭反也是變與詭義同始見於王退而即去形

迹近似乖戾詭異變動不常非猶責也為此詭異人必以太

甚見責矣不欲即去是不欲跡似詭異致見譏讓為太甚也

閩監毛三本泰作太太泰字通也不欲迹似詭異致見譏讓

為太甚故宿留不即去也音義云宿留上音秀下音雷孔氏

廣森經學厄言云易需象傳鄭君注云需讀為秀古語遲延

有所俟曰宿留封禪書宿留海上海漢五行志其宿留告曉人

具備深切李尋傳宿留言來歷傳此誠聖恩所宜宿留何

氏春秋僖元年解詁宿留城之趙氏孟子萬章下章句宿留

以答之並上音秀下音溜東觀漢記和帝詔且復宿留後漢

書作須需需與須同故讀為秀也漢世訓詁皆音義相繼而

將即六書轉注之學按風俗通過譽篇亦云何敢宿留繼而

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注言我本志欲速去繼

見之後有師旅之命不得請去故使我久而不受祿耳久非

我本志也疏注言我至志也○正義曰知師命是師旅之命

見王志雖不合必宿留而後去既宿留可以去矣而仍不去

者既居其國被其款遇惟此軍戎大事即當休戚相關豈容

度外置之飄然遠引此所以不可以請也說者不察徒以孟

子為巖巖難近舊疏以不可變為不欲遽變其欲去之心又

以師命爲賓師之命顧命以賓師有何不可請之有中國授
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有所矜式此正命之爲師
矣何以辭而不就邪孟子
之學惟趙氏知之深矣

章指言祿以食功志以率事無其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也

皇清經解卷一百二十五終

漢軍佟佶

嘉應張嘉洪舊校
番禺金錫齡新校

